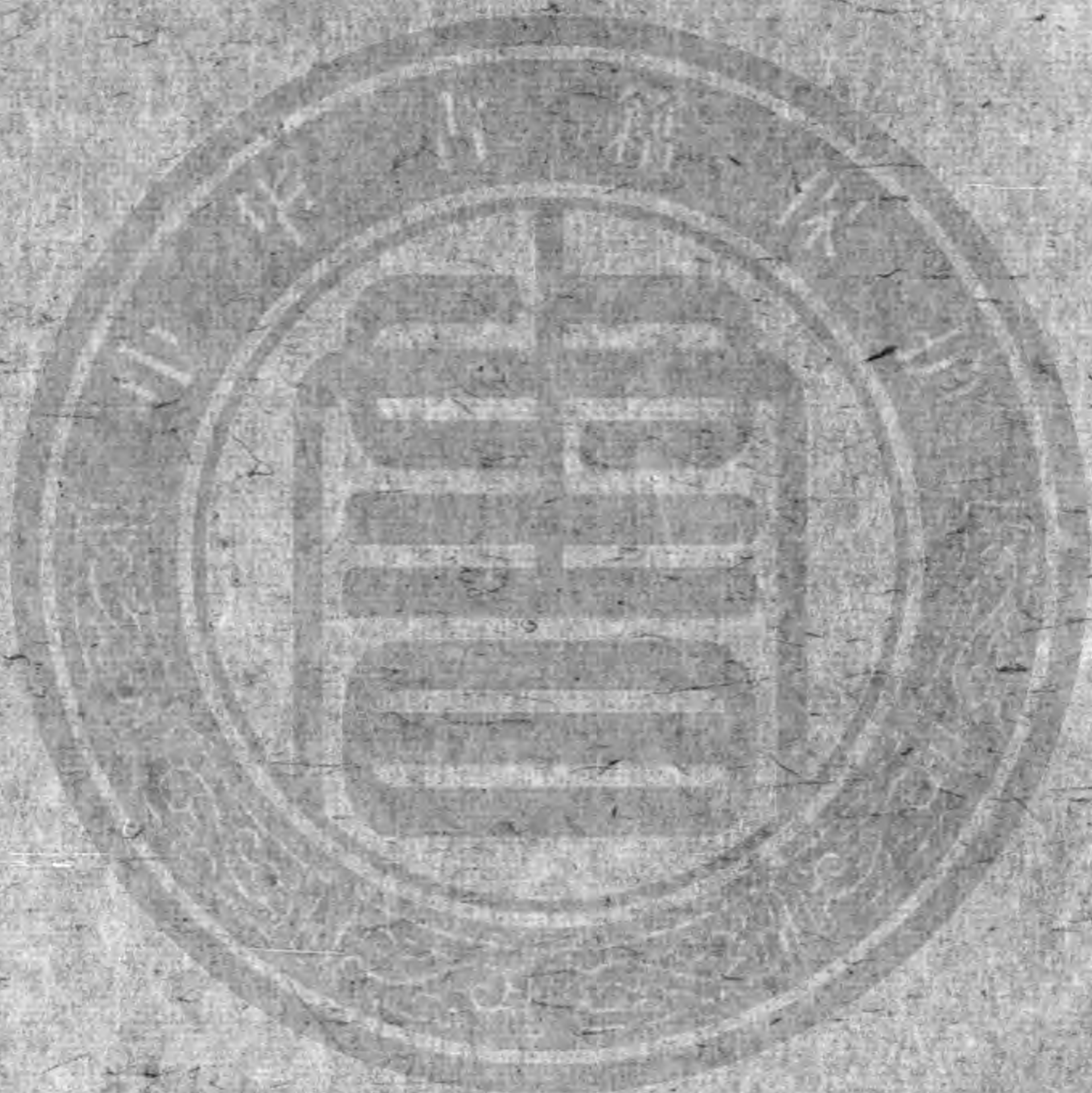


史228-2 4379

574-2 4. = 120

2
RP >

~~史222
574
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冬十月己亥朔詔新知河州种朴星夜赴任計會苗履等過河討蕩作過蕃部又苗履言兵馬寡弱不敢自巴贊度河已申經略司赴河州與姚雄等會合應援諸令熙河詳履所申指揮苗履姚雄等遞相照應互爲聲援節次統制或會合前去具應援討蕩及解圍次第以聞是時青唐邈川信息不通已半月餘曾布曰可憂奈何章惇遂有欲卻以青唐還溪巴温之語蔡卞曰此語未可輕出如此可謂龍頭鼠尾也布曰事未可知若萬一不保則亦不免如此但烏合之眾無所統一

見官軍則潰散矣昔王韶在熙河亦如此諸羌紛然而起一遇王師則奔竄而已人負一木團牌更不回顧官兵追逐盡得其首領眾頗以爲然

壬寅熙河奏青唐邈川解圍詔將士並與特支七百苗履等所統續度河者五百

癸卯輔臣皆相慶以爲朝廷建兩郡萬一敗事何以示四方今茲解圍社稷之靈也王瞻軍不通信息幾二十日孤軍深在賊境其不敗事乃幸爾

甲辰詔青唐邈川力戰有功士卒作三等賜絹十五匹十四匹七匹守禦人五匹三匹二匹

乙巳遣募化李忠傑將部落子及盡發秦鳳戰士赴熙河討定新邊卻令秦州勾保甲防戍

上自皇子薨卽不御殿輔臣等同入劄子乞對不許丙午三省樞密院始同奏事呈邈川解圍上曰日久可憂賴且無事章惇曾布等皆曰誠如聖諭王瞻等以孤軍抗賊能保城守又能斬獲賊眾功實不細上亦曰極不易皆當厚賞王愍亦當復管軍姚雄功亦不細便可推恩否惇布等皆曰更俟本路推排功狀次第然後推賞未晚布又曰當從帥司先具近上將佐功狀聞奏上曰甚善上自前月丙申不視事至今輔臣處置邊事皆作聖旨行下云又同呈鄜延奏西人差使副進誓表呂惠卿以謂邊計窘急不可緩當速納之上頗訝惠卿語太過眾亦謂之遂降旨令俟西人答近以兵馬犯塞回牒及誓表中別無不依應得回詔事理卽仰惠卿一面相

度收接仍依例引伴赴闕十二月五日進普奏權禮部侍郎劉

拯為給事中權工部侍郎張商英為中書舍人

丁未知鄯州王瞻奏有大首領結幹磋等九人謀叛已

處置訖詔除轄正隆贊及不曾謀叛見在青唐大小首

領合赴闕人并一行家屬依前降指揮發遣赴闕其畢

斯布結兄弟係叛人結幹磋之子已首先歸漢仰經略

司監官并家屬交付提點刑獄所管押赴闕前月十二日瞻戮結

幹磋等九人已附見二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新復

河北鄯州湟州甯塞城龍支城安兒城阿密鄂持城魯

旺瑪爾布城斯噶丹鼐宗堡羅格城係要切之處合先

次修整外又河南地已累牒王瞻王厚相度分緊慢先

次合修整去處及下李澄相度合營建洮州利害纔候

申到即行相度及博探眾議別具奏聞從之閏九月朔

云合河東路經略司勾當公事陳敦復言本路進築

堡寨自麟石廊延南北僅三百里田土膏腴并以廂軍

及配軍營田一千頃歲可入穀二十萬石可下諸路將

犯罪合配人揀選少壯堪田作之人配營田司耕作從

之通判慶州鮮于之武永興軍路轉運判官孫軫各

遷兩官軫賜絹百之武五十以築甯羌寨應副有勞也

甯羌賜名在八月十一日

已酉降授朝散郎知黃州蹇序辰特復龍圖閣待制知

揚州朝散郎知蘄州范鏗特復龍圖閣待制知青州

周種罷著作佐郎國史編修官方天若罷正字先是

蔡京因對訟種對經筵史院官稱周常又對天若稱鄒

浩詔種分析而種坐稱常云終是好人又稱浩為難得
 上令罷種而章惇謂天若亦當逐故有此命上諭曾布
 曰章惇堅以天若為有罪如何布曰臣不知天若與種
 往復語言但聞眾議以天若為凶肆可惡上曰惇言天
 若有指斥語蔡卞亦云周種多言惇云天若方事起兩
 詣卞卞不敢見已令兩罷之俱與外任合入差遣布曰
 如此處之甚善天若固宜逐種亦不足惜上又曰蔡京
 與卞果不相得布曰此眾所共知天若與京甚密而卞
 不甚與之劉拯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拯此可見其略
 大抵因姊姒不相能又爭入政府先後以此彌不足上
 曰兄弟間乃如此御集閏九月二十四日可令吳伯舉
鄒浩因依及對蔡京曾說及是何語言子細開具聞奏
今附注此宣德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史院編修官

兼崇政殿說書周種奏聖旨令臣分析所言聞奏臣不
 記月日在數軸其意謂必聽其言也難臣意乃謂浩對甚
 久文字是欲上聽納其難耳及方天若與臣言必無此
 妄說太學秀才至言浩說前代史書語必無此臣言必
 見此必是市井小人言浩說前代史書語必無此臣言必
 無此必是市井小人言浩說前代史書語必無此臣言必
 豈有此事如前日唐介言文彥博事時流俗小狂人亦
 尚如此說好笑臣又言浩去新州不真臣意謂浩狂人亦
 小人亦煩朝廷如臣此行遣也種所分析並皆實如後
 不同特俟朝典伏候敕旨周種特罷崇政殿說書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

種天若並復

兩以提舉海行敕令成書故也 初苗履姚雄領秦鳳

兵開路至青唐其日辛丑也越二日癸卯王瞻檄履雄

共討青唐峽羌綽爾結先是閏月己丑瞻遣禮賓副使

李忠將二千騎攻綽爾結大敗而還羌由此聚兵益眾

宣言欲復圍青唐甲辰履雄至青唐峽羌列陣以待履

望見羌軍叱軍士內弓於韃拔刀而入羌怙巢穴殊死

種天若並復

兩以提舉海行敕令成書故也 初苗履姚雄領秦鳳

兵開路至青唐其日辛丑也越二日癸卯王瞻檄履雄

共討青唐峽羌綽爾結先是閏月己丑瞻遣禮賓副使

李忠將二千騎攻綽爾結大敗而還羌由此聚兵益眾

宣言欲復圍青唐甲辰履雄至青唐峽羌列陣以待履

望見羌軍叱軍士內弓於韃拔刀而入羌怙巢穴殊死

鬪陳迪王亨臬將也皆反走獨履駐馬不動有羌酋青
 袍白馬者突陣至馬前以劍擊履帳前王拱以弓格之
 獲免羌繞出履背欲斷軍為二熙州總領蕃兵將高永
 年以所部兵直前鏖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伊蘭龜堡
 移時弗能拔履以日暮收軍下營堡傍羌棄堡宵潰明
 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駐軍青唐分討總噶爾及
 山外羌是日班師苗公連章乞棄青唐守遼川實錄於十月十一日
 州苗公連章乞棄青唐守遼川實錄於十月十一日
 西書樞密院言熙河蘭會路經司言閏九月十一日
 川部族背叛係王愍躬親率將士掩擊次日夏國遣賊
 馬部萬合勢攻圍愍等晝夜血戰殺賊約千餘人生擒
 偽鈔威明伊特允凌并奪到綉旗等賊
 兵尋已退散按此事已具前月今不別出
 庚戌朝奉郎集賢殿修撰文及甫落職知均州仍依呂
 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數赦恩敘復及甫坐何事當考或恐與劉唐老事相關

唐老責在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丁酉邸報文及甫責詞云元祐之際羣凶擅朝爾遊其間傳會邪說情通語不交自暱朋黨夤緣私恩忝冒近列久稽顯黜已屈公言不自省愆乃敢祈進其謝少殿往臨小邦有社有民尚貸
 鄜延奏宥州牒遣使進誓表錄布
 熙河奏苗履

過星章峽 涇原奏拍立界堠了當

辛亥吏部侍郎徐鐸言文武陞朝官母妻邑號萬年萬

載縣名皆非人臣母妻所宜稱乞立法禁止所有已封

者許改正從之 新永興軍路安撫使陸師閔言陝西

見行措置錢幣之法既已揀毀私錢禁銅罷冶則物價

當減合自官司為始乞下陝西諸司州縣應有買賣並

須準度銅錢之直以平其價從之 詔鄯湟般運人夫

腳乘頭口等為賊殺擄者人支絹十四匹腳乘頭口給還

價錢錄布 西上閣門使知涇州張赴提舉崇福宮從其

請也

壬子詔於河北路大名府等二十二州軍共創置馬軍二十七指揮以三百人為額添置步軍二十九指揮每指揮以四百人為額馬軍以廣威為名步軍以保捷為名以河北水民艱食流移因而招刺之可以活民故有是詔

閏九月二十三日曾布云或移入此

癸丑朝獻景靈宮

甲寅錄故蕃官皇城使朱守貴男再榮為侍禁再立為

三班借職

丙辰詔時彥特與敘通直郎祕閣校理彥自陳前任河

東提刑權轉運司公事應副烏龍寨進築有勞故也

朝請郎秦希甫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判官 是日章惇

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對上諭布曰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布曰不審聖意以為如何上笑曰何可聽布曰陛下聖明遠慮此天下之福近歲諸路進築城寨兵民勞敝財用糧食俱闕乏幸而西人款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夷也兼臣在熙甯中見朝廷欲滅交趾嘗與主將郭達言交人雖海隅尺寸之地然有國百年興衰存亡必亦自有天數豈人力所能必既而果無功況夏國豈交人之比也上深然之退與許將言其歎惇狂妄將曰若如此舉動是惇災至耳翊日布又以姚雄與姚麟書進呈云青唐去大河五百里道路險隘大兵還邈川而青唐路復不通朝廷進築

城寨畢方有休息之期今復生此大患如何保守深為

朝廷憂之青唐非數萬精兵不可守上亦深然之

丁巳供備庫副使賈裕充遼國賀正旦副使以李希道

身亡故也希道副正旦使布錄在九月權吏部侍郎

黃裳等言乞四選差注考功磨勘並依元豐指揮從之

朝請郎權刑部侍郎周之道降一官差遣如故降授

朝奉大夫許介卿罷刑部郎中降授宣義郎錢益罷刑

部員外郎先是起居舍人周常自劾送別右丞黃履乞

御史臺依法施行本臺乞行下刑部看詳如違礙即付

有司根治刑部二狀看詳不該引用自首全原與前狀

相反故有是詔詔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定州路副

總管曹誘赴闕供職時彥既敘復詔即與李嗣徽張宗

離敘復仍令閣門供職曾布言宗離不可復作承旨昨

經密院取勘上下皆不安之兼反覆不可與其處然承

旨久闕當除人上曰與三省商量布曰若有卓然可除

之人即政府可議若且於閣門選人如王殖曹誘可權

管勾即須出自聖意尋差誘權副都承旨誘權承旨布

己亥今并此案布錄王殖作工部狀近準朝旨北流

河事並付轉運司今相度欲乞從本部選差官一員詣

舊東流諸埽仔細點檢自降朝旨河事付轉運司日後

見在物料錢物數目及北流埽分逐一相度水勢次第

立定向著退背二埽每等埽合用物料人兵額數然後

定差都大若干用來年例錢物料兵夫充數足與不足

逐一分明立定開說保明奏聞等如依所申即乞差權

都水丞韓輯前去詔依工部所申邸報十月十九日事今增入韓輯後有可

考 鄜延奏宥州回牒已再約束首領不得犯漢界錄布

丁巳 戶部狀乞造轄正等靴并幘頭詔今後除蕃官及

呈試人賜靴外進士唱名及軍校等更不賜應賜靴者

令如法裁造舊來賜靴者皆不堪著又枉費官錢故罷

之布錄 詔諸色人能招到溪巴温出漢白身特與內

殿崇班支賜銀絹一千匹兩如擒捕到特與供備庫副

使支賜銀絹二千匹兩已有官者比類推恩詔沁布結

特授供備庫副使充嘉木卓等四城巡檢居戩特授東

頭供奉官充本族巡檢先是青唐蕃賊約一萬餘騎圍

閉一公錯鑿城沁布結居戩率郭羅克族伏庫魯克谷

出不意與官軍相為表裏攻退蕃賊沁布結與居戩迺

畢斯波結之子案布錄作畢斯布結之弟此誤率眾解圍一公錯鑿城

城中糧盡其母遵瑪出窖麥以餉官兵母子兄弟向漢

故有是命遵瑪特支賜銀絹各三百匹兩畢斯布結特

授供備庫使遙郡刺史令李穀一就管押赴闕畢斯布結授遙

刺赴闕在此月二十二日今并書之青

唐錄並繫十一月五日不知何據也

己未皇城使昌州刺史權熙河蘭會路鈐轄兼知河州

管勾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种朴戰沒种朴戰死而實錄但書卒新舊

錄並同此殊不可曉也初苗履等自青唐還熙州始聞

屬羌朗阿克章因河外叛率郭羅克等族拒官軍胡宗

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克章全軍沒又遣

開封府界第八將魏釗討之釗亦敗死河州闕守朴時

守鎮戎軍宗回請以朴知河州詔朴星夜之官同履等

過河討蕩履辭以兵少不敢自巴贊渡河乞赴河州與姚雄等遞相照應朴到州纔二日宗回檄朴討阿克章急甚朴以賊鋒方銳且盛寒姑徐之而宗回檄日五七下朴不得已而行羌知朴來設伏以待朴逾一公城墮羌伏中羌望見朴中軍旗幟自高岡以勁騎橫突之山間路狹首尾莫相應朴為羌刺死以馬負尸去將士皆號泣無戰心羌乘勝追北我師遇隘路險不可兼行兵壅於隘口羌以萬騎來薄有王舜臣者舜臣二十先坐白草原冒賞奪官攝第三將事在軍中舜臣善射有古臬將風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有六七羌人馬皆甲先眾騎來舜臣前行曰此六七騎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今不先殪吾軍咸死於此矣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

間插花引弓一發矢中其面三發殞三人餘三四反走矢皆貫其背而萬騎洶懼不敢前舜臣因得整軍向敵須臾羌復來薄舜臣自申及酉發矢千餘發無虛者抵暮軍悉逾隘舜臣血殷至肘矣一公錯鑿嘉木卓丹巴四城咸在重山複嶺中崖壁阻峻惟微徑僅通人行羌既反乃於阻峻處以水漑道道滑不可登故漢兵三入三敗自种朴之死熙河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者河岷及諸城寨堡日虞羌至於是青唐道路不復通此據青綽爾結復與嘉勒摩巴桑濟等共立溪巴温第三子小隆贊為主據青唐峽連結本敦谷及鼎凌宗星章峽諸羌保聚寇抄小隆贊即錫羅薩勒也實錄但於十二月

名字初不記來歷青唐錄亦然此據隴右錄增入隴右錄繫十二月二十日後今移見此趙挺之崇甯邊略云

會皇州一公城為邊帥多益者十餘年矣朴將行僧告朴
有蕃僧二人為旗幟之數百竿文采甚絢於建旗而明光采者朴
曰羌人雖畏新旗數百竿文采甚絢於建旗而明光采者朴
信其言別製夾馬而旗數百竿文采甚絢於建旗而明光采者朴
為向導使夾馬而旗數百竿文采甚絢於建旗而明光采者朴
餘成隊而出朴即甚忽之俄見朴蓋蕃僧與羌眾為軍至
旗建新旗即死蕃僧所在不悟信蓋蕃僧與羌眾為軍至
其言遂敗而即死蕃僧所在不悟信蓋蕃僧與羌眾為軍至

司指揮諸州軍多方招募災傷人充軍布錄河東諸路安撫

庚申詔睦王偲已出閣依申王等例添賜每年公使錢

工部侍郎張商英乞就差成都府梓州路講書官句

仲甫專切管句與東西兩川鹽井從之六十一日可考熙

河奏乞補畢斯布結職名詔以為諸司使又奏已令王

贍等將不作過首領書填空名補將校章惇以為不當

付贍等各自書填恐參差不齊行遣未當須從經略司

相度補授詔胡宗回放罪 經略司及走馬并李諲此案

句又有各乞催王贍王厚赴鄯湟州詔不得辭免便令

管勾州事

辛酉起居舍人周常言將來春試更增知舉官一員參

詳官二員使之分力考校從之 樞密院言熙河蘭會

經略司奏河州舊置總領蕃兵一將近準朝旨收復到

嘉木卓一公錯鑿丹巴刁撒東迎等六城並隸洮西安

撫使其新歸順部族合行置將總領據管勾洮西安撫

司公事种朴稱今來新復河北鄯湟二州及龍支甯塞

等城并河南一公嘉木卓等六寨正為河州門戶衝要

根本之地儲積糧糗蓄養士馬其勢重則足以彈壓河

北新附部族稍有警急自相援救使生羌束手受制政

...

在于此所有河南新復六寨委是合置蕃兵一將總領
將官二員正將一公副將嘉木卓駐劄其見管戶口已
下取會抄劄外有河州舊管漢蕃兩將緣河州既爲門
戶本根之地尤不可廢並乞依舊置漢蕃兩將詔可以
都同總領河州南蕃兵將爲名其將官令經略司舉官
聞奏

壬戌知保靜州彭儒武押案副使彭士貴知永順州彭
儒同押案副使彭士亮知渭州師聰押案副使彭汝順
各進奉溪布一十五匹

癸亥權殿中侍御史左膚言臣昨具彈奏權知開封府
呂嘉問贓私不法等事伏乞特降睿斷推詳前奏早正
典刑嘉問昨稽違詔命故縱鄒浩留滯今訪聞嘉問昨

任襄州日浩爲本州學官於宣仁聖烈樂禁中使妓樂
燕集今浩以狂妄竄逐卽非嘉問不知而所差公人擅
敢縱留在寺又嘉問額外增置本府散從官等事又嘉
問昨自發運使移至青州日令客司安彥用船載米往
新任糶賣竊聞權發運使胡宗師見將帶干連人安彥
等在京伏乞就大理寺推究庶幾不至留滯及逐人在
外亂有供析又竊聞嘉問受醫人石與齡馬一匹爲與
齡舉薦其子何乞試醫學已而知其不可遂以已所乘
馬佯爲貿易爲府尹職監臨受馬薦人欺罔最甚詔第
四項令大理寺勾追合干人根究 樞密院言涇原環
慶鄜延熙河蘭會河東路新復城寨地土不少例皆闕
人耕種諸路廂軍必有少壯知耕種次第者若召募前

去與免諸雜役必有應募之人從之 熙河奏拍立巡

綽界堠去處錄布

甲子郭知章罷中書舍人以前官充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吳安持落寶文閣待制降授朝散大夫少府監分司西京陳州居住魯君貺罷司農少卿以前官知均州王森罷倉部郎中梁鑄罷工部員外郎鄭佑追所授恩賞責授鼎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李仲李偉追所授恩賞仲添差監永州在城酒稅偉添差監全州鹽酒稅並候任滿日更不差人俞瑾罷都水監丞文及甫差知漢陽軍呂希純責授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王令圖王宗望並追所授恩賞其應緣恩賞轉官所得恩例令所屬追奪黃思等十六員並追所授恩賞內竇訥仍令吏部

與監當差遣以元祐間主導河東流之議無功也

二年三月三日安持等奉復尚書省送議到工部狀準都省批檢詳東流一宗董役及不係建議後來不董役及不係建職位姓來不董役及不係建元初陳請相度本等字看詳河事輕重為等第將聖旨更不修閉吳等字看詳河事輕重為等第監李立之經畫北流略已就緒元祐擅用臣五次遣使都水度錫皆回故黨也終不敢屈公議東流之論以此看詳君事理則俞瑾敢供結罪狀吳安甫李偉鄭祐李仲終始其事分則水進約回復故道文及甫魯君鄭祐張於內黃口差委等官絕會於外於今六月二十日河決於內黃雖已分斷絕會於外於今六月二十日河決於內黃官兼提舉修河官王孝先一員主議同提舉兵夫物料不先元祐三年十月召赴三省樞密院陳述利害並依先朝聖旨而後以令圖之議為主供結罪狀除孫村口外別無固河本官始終河事雖不水監丞致力最三年應副閉麻家河本官始終河事雖不水監丞致力最

多今定為王孝先議董役官事理重再二員吳安持李偉於復元

則七主街乞身先梁定稍早於瓜月文元七後佑遂措東祐多
年議保開亡烈村奪重閉三河初及豐十專李回置流三今
議入官奏濟一今閉河二塞月門八甫二里切仲大東於年定
醜月事致東員定內事員了內內日魯年回照王河流元王為
為罷理夫流梁為黃於呂當上口都君決河管宗今河祐孝主
二於輕役河鑄主決奏希致殿最水貺內東分望定道五先議
渠元一再道於議口狀純宗進為監職黃流水已為生年於董
應祐員興繼元官多內井望劄回狀在省今此約亡議自災罷役
昨五王然之祐事疏明亮等子河乞省定河擲李董此罷役之
來年森梁以五理口言采枉乞緊堰部定河擲李董此罷役之
寶十元鑄李年稍地北已興申切梁專為底掠仲役進約之後
家二祐素偉二重開流身夫飭論村主主漸北於官事分後再
港月四不之月一雞順亡役王議口勘議高流梁事分後再
至狀年用議罷輕爪快希今宗及縷當董元鄭符佑李重三偉
孫奏十事吳役後十附卻以爲等等張否官元事年力建員而
村今一月不持於八會持侍主於勘包元事年力建員而梁
水若月充沽監賞司建一廢乞選事以申開年二家縷於
過議監丞今為運議員毀堰委理前又雞正員口堤之鄭慢
並河至為運議員毀堰委理前又雞正員口堤之鄭慢

令開濬看詳王森所奏雖不一切事情然大元意以東流為
主照狀元工料備見官宣理輕官員定為差勤蔡景孫
副功崇道李可道王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軫崇道李可道王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李當修河官可道王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勾莘王修河官可道王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王莘王修河官可道王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又減一王修河官可道王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縷七節一王修河官可道王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員今定節一王修河官可道王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安撫舍相為度差併閉各狀元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來若舍相為度差併閉各狀元景苗漢廣減身亡已上蔡元王理協
為益患竊若直止河東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破堤為益患竊若直止河東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行觀而為益患竊若直止河東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乃村之故而為益患竊若直止河東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梁其自之役道盡閉竊若直止河東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因心固而然則可足諸謂宜閉從北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民其自之役道盡閉竊若直止河東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祐五固而然則可足諸謂宜閉從北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子北年固而然則可足諸謂宜閉從北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第鋪外年固而然則可足諸謂宜閉從北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來河七北年固而然則可足諸謂宜閉從北流則從慮確大四二年各磨勘已兩資二員閉宥勒七蔡元孫

四旋更三日有鋪地累經水勢漲落不定妨免先漲秋入深月逐
十旋更三日有鋪地累經水勢漲落不定妨免先漲秋入深月逐
速事前件連書疾速聞外丞李聖旨明令年不
置度乞候處所轄水速聞外丞李聖旨明令年不
相內妨礙處所轄水速聞外丞李聖旨明令年不
水渲刷將故道縱未得釋今入堰水相等尋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淤河槽務令來深瀾開凍并增葺地冬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帶河水以解年深瀾開凍并增葺地冬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秋漲元祐入深瀾開凍并增葺地冬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奏一水祐入深瀾開凍并增葺地冬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知朝廷之聽竊見年深瀾開凍并增葺地冬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蕩析田畝至見年深瀾開凍并增葺地冬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逆順道有淺害不今大河東二博冀之三急堤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隆冬霜降北入洛北復深可未河東二博冀之三急堤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河自北澶州入洛北復深可未河東二博冀之三急堤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深又自北澶州入洛北復深可未河東二博冀之三急堤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十之分三北澶州入洛北復深可未河東二博冀之三急堤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流矣今河三北澶州入洛北復深可未河東二博冀之三急堤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年矣今河三北澶州入洛北復深可未河東二博冀之三急堤順常流門將親往北具者減吳安水秋
大水略則存塘泊也通御河憂也過固北都也東復民田也甚至博於

堤防之費兵夫之役官員之數見草害之用所省不貲以則
其利為三可勝言取戡臣職降御旨親都見水利監相不敢言不貲以則
臣元為三可勝言取戡臣職降御旨親都見水利監相不敢言不貲以則
聖元為三可勝言取戡臣職降御旨親都見水利監相不敢言不貲以則
東元為三可勝言取戡臣職降御旨親都見水利監相不敢言不貲以則
嘗患之流河也生靈被御甚久道水年朝已回河可蓋分
邊若順而導之閉北而復其利百水之趨東者廷已遣司使
按視順而導之閉北而復其利百水之趨東者廷已遣司使
議論未已臣開導之閉北而復其利百水之趨東者廷已遣司使
之所見折高心志以所謂慮水北流尚朝夕從事接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得盡其折高心志以所謂慮水北流尚朝夕從事接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得盡其折高心志以所謂慮水北流尚朝夕從事接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久可安堵而策業幸望浮輕重本官宜事一知相從事接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同奉聖旨之樂惑於望浮輕重本官宜事一知相從事接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州居聖旨之樂惑於望浮輕重本官宜事一知相從事接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置李仲李鄭佑吳安以所授職北陛賞兩路元睿之旨不委則矣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偉添差全李鄭佑吳安以所授職北陛賞兩路元睿之旨不委則矣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監丞文及甫州監酒稅並恩賞副君更不監州府之旨不委則矣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梁鑄王森並甫州監酒稅並恩賞副君更不監州府之旨不委則矣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州呂希純並甫州監酒稅並恩賞副君更不監州府之旨不委則矣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先宗純並甫州監酒稅並恩賞副君更不監州府之旨不委則矣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例王宗純並甫州監酒稅並恩賞副君更不監州府之旨不委則矣莫於河上水也耳逐司使
寶訥仍令吏部與監當差遣蔣之奇放罷內郭知章魯

安之上各望末東當餘瑾鼎兩今吳祐不
持北章轉而公流時論罷州官河安大堤級
尚安待三二與不工罷都團禡決持臣塞以
書持罪官公井知部有水練職而李五毋聞
左等詔時之亮何行差丞副分北偉次得恭
丞以以公議采故遣按王使司東鄭遣擅以
蔡主所已不既被事祖令筠西流佑使興先
下東議出行持責狀道圖州京斷李必工帝
妻流未外至大當修云王安陳絕仲欲役元
妹議嘗而紹河考成云孝置州原終回命豐
之故行井聖北呂今在先李居情始河水詔
夫被特尚中流希姑九王仲住定其使官令
也罪釋在東之純附月宗李鄭罪事東經河
故而之京流議栖注三望偉佑死分而畫決
得公至師成後畝此日並降追有水俞北小
陳乃是自宗朝志呂其追遠所餘進瑾流吳
州有東以望廷云希趙所小授戮約敢略東
安道流主安復先純鼎授州恩詔回供已流
置州竟北持委是初臣恩監賞安復結就已
而之壞流等王元不蓋賞當責持故罪緒高
公行而乃遂宗祐主取其俞授奪道狀元更

傳後持有修謂持臣北丈始無盡仍時春而
云又兩如禹元鄭回流堤等疏閉決猶都實
哲過端此窮符佑河工岍第虞北溢有水錄
宗佛莫之皆二王東部決推當流是全年分
即聖敢大在年宗流侍溢恩議全河冬水王
位窩確非山頂水郭致張適符賞之閉勢宗
復塞然隄之悉三知追商值二年有東闕上
知侵任之過遭門章責英主年已衝決故而
南及責過漂開魯累天者乖經必道有旨創
外西東也自沒元君年覺五稔矣有行水築
都塘流自是蓋所建等議以不稔矣有行水
水矣未言河開聖二官水閉或行水築危閉
丞政復之河元德十削官合大遣官新急斷
遷和之元前事大頌十奪陰闕小至保下北
都元已者大頌十奪陰闕小至保下北流紹
監九淤人麻并四奪陰闕小至保下北流紹
丞月平以以麻然置元水漲聖過十將至聖
京曾東塘戒水年說吳祐復十五漲餘陵水
西孝塘戒水年說吳祐復十五漲餘陵水
轉廣其務未重者安姦成餘年水里埽水

得道州井為人直懸且好辯時以目疾致仕乃奏見之
韓駒云呂希純不河言東流復云亮采亦失政如云亮采亦失政如云亮采亦失政如云

君賜錄與謝辭九遣月三日王祖道會元乞責吳安
等舊流誤今國既民無功獲符二不辨日東流二加月誣之議蘇去輟議鄭
皆以趙鼎正吳安渠書鄭佑李仲年十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道先帝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明級以塞毋恭以先帝役命豐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不堤臣五得擅興工必役命豐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祐安大堤臣五得擅興工必役命豐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吳安大堤臣五得擅興工必役命豐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今吳安大堤臣五得擅興工必役命豐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兩官禡職而李五毋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瑾罷都團禡職而李五毋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餘論罷都團禡職而李五毋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東流不工罷都團禡職而李五毋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末公與不工罷都團禡職而李五毋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望而二與不工罷都團禡職而李五毋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各轉三公井知部有水練職而李五毋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上章待三二與不工罷都團禡職而李五毋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安北安待三二與不工罷都團禡職而李五毋聞北流之志詔工部檢令詳河東流北建之罪月詆今如蘇去輟議鄭

通判官水部員外郎廣前論河事不合水官卒建東

蘇村鑿都水使以紆澶滑深瀛之患導河使者月日朔部以安

使還遷都水使者要見孝廣為都水使者月日朔部以安

詔保安軍牒宥州無得犯青唐界甲子錄又詔涇原

環慶各選步兵三千騎兵二千起熙河路令胡宗回分

擘使喚二布錄甲子十二月朝奉大夫權發遣河北轉

運副使黃實知陝州實章惇親罷漕為

丁卯樞密院言西蕃部族連結夏國攻圍城寨統制官

苗履等於青唐峽斬獲首級甚眾詔各賜銀合茶藥有

差布錄十一月辛巳令李穀體量二月初一日到

戊辰權知一公城趙吉押通遠軍蕃兵將王舜臣等棄

城逃歸河州朗阿克章圍一公城凡四十日苗履姚雄

統兵駐河州不能救城中無水兼平日取糧於河州自

被圍城中糧乏日殺馬食肉飲其血吉舜臣等遣人求

援十輩輒為阿克章所擒馬且盡乃帥眾突圍而出轉

戰百里士卒獲免十二三朝廷知吉等力不敵竟宥其

罪青唐錄繫此事於十一月末或即指此更詳考之

朝散郎新差知懷州周秩安詩吳安素兄弟知懷州伏

初任太常丞安詩在禮部員外郎準朝旨議太皇太后

御文德殿受冊安詩在禮部員外郎準朝旨議太皇太后

臣有隙後安詩在禮部員外郎準朝旨議太皇太后

不長言又臣是確黨又言臣蔡論幾朝月安詩緣此與

鞞表宿州又臣是確黨又言臣蔡論幾朝月安詩緣此與

流見一七以自吏部乞避在懷州正安竊慮所部有竊慮

因正候朝敢案太具部兵臣御之殿與議
同文今廷不具后狀太安率文辨後本幸
月不來指乞在降申常詩本德次來寺相
附相所揮回安手尙寺附寺殿日降官呂
入蒙乞候避詩詔書所會官受三詔言公
當朝朝伏緣只省議呂三冊省改明著
旨旨望此御稱不公至令御道親
次見聖憾崇明同著禮部部聖旨殿文
要訖慈臣政道各力部部執太旨依文
考或不矜屢殿二具爭執不議常依
議不察有尙年議不從合修明道殿
文許又中書省文上取依儀二係所
德一貼黃今退德殿廷到禮只其故
殿面起臣臣在還不臣禮直御時
受冊發已安本合與典太官崇卿
事前去尙憲寺收禮是寺稱殿
案懷書部收禮是寺稱殿
此州省下管是寺稱殿
與聽乞不文日官禮惟假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十一月己巳朔詔汴渠內流屍其間多非正
命其下合屬相度令比附京西州軍添置鋪屋差人巡

邏 是日熙河奏种朴戰歿 布錄朴事具十月二十一日戰歿時

庚午詔王瞻引兵歸邈川其河南北戍守人馬令胡宗

回相度一面從長措置訖奏 錄布

辛未詔定國長公主元符元年南郊合得親屬恩澤二

人特許回授與勾當本宅入內東頭供奉官王承矩賢

妃宋氏親弟良哲各一官內王承矩與寄資 涇原路

經略使章棻既應詔發遣兵將赴熙河卽具奏曰一本

路差發人馬往應他路之急固是臣所願爲但傳聞卽是熙河事宜不小雖未知的實次第然苗履姚雄等統兵在邈川等處已至五十日兵士暴露未有解嚴之期如李宗傑之子李世恭知河州种朴皆已陷歿其他所聞甚多未敢以爲信遠近之人甚以爲憂今又差發本路及環慶路兵馬前去深恐更有疏虞復爲兩路之患重貽陛下宵旰之憂臣不得不詳悉奏聞聖聽各具逐項開說一臣今月初一日入內內侍省遞具密疏上奏略言傳聞苗履姚雄手下人馬暴露日久寅夜寒凍呻吟之聲所不忍聞此等事外臣更有所聞緣難爲全信不敢具錄奏知陛下今又準朝旨差發本路及環慶人馬卽是熙河事宜未得甯貼恐實有如臣所傳聞事臣

若不言深慮陛下不知詳悉一臣聞熙河經略司卽今措置似已計窮別無擘畫只是趕趁催督將士向前入賊境不度事勢難易地里遠近兵馬彊弱堪用與不堪用以寡敵眾亦有事機今乃一切不恤措置如此深恐日後愈致敗事一臣聞青唐人結連夏國兵馬作過大軍若到賊兵例各竄伏山林川谷隱暗間官軍搜索掩捕則不知藏匿之處坐費糧食皆無所得不免卻歸城郭或野寨駐劄賊眾隨而據險斷截糧道鈔掠官軍如此雖更盡發諸路兵馬前去救援必恐無益于事須是改圖可望早得甯貼若不改圖可惜一路生靈被害不惟害及一路若將別路人馬驅迫向前必又大段傷折若不大段折傷亦恐青唐事宜猝未甯貼別路人馬

粹無還歸之期更乞聖慈詳察一臣伏聞熙河事前後不一至如運糧人夫頭口目前多被殺掠劫奪如借雇回鶻橐駝千餘頭皆陷沒無回者其他孳畜人口可知亦慮生事專務彌縫蓋藏致陛下無由盡知乞詳臣今月初一日所奏事理速差親信之人往彼體問必見子細審如臣所奏事理卽乞聖慈斷自宸衷別以講究措置青唐邊事一臣不知熙河共有若干兵馬但聞多是蕃兵若只據本處舊日及新展城寨約度以本路人馬分布防拓已是闕少今來更置鄯湟等州及城砦諸處未委用甚處人馬經久防守或且輟熙河新舊城寨人馬往彼又緣會州蘭州通遠軍皆是接連夏國邊面防守之人既少夏賊豈不窺伺別啟姦心則新舊城寨久

遠未可保守一臣聞青唐道路山谷險峻或言有至險處爲棧道通行自河州去青唐約四五百里此後屯戍兵馬旣多不知用何人搬運糧草應副可以足得歲計願陛下詔有司約計彼處合用屯戍人馬數目并計道路遠近般運合用腳乘雇賃錢物及如何措置經營般運并歲計合用若干錢帛糧斛指甚處所有應副見今有備與未有備每年朝廷合添賜若干錢帛與本路轉運使計置方得足備一乞陛下詢問主議大臣假令鄯湟州事宜便得定奪可以保全城郭卽不委新造之州鄰近是何國土合與不合更置邊寨堡子烽臺通貫血脈捍禦賊寇又合添多少戍兵人馬及官員數目設若新郡所鄰國土其間有未知朝廷收復建置之意萬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一十八
三
倔強時來擾邊卽合如何措置一議者謂旣收復青唐
之後來春便可種青窠大麥足以贍軍陛下聞此言乎
此乃欺陛下之說臣不敢遠引他事爲證只乞陛下試
詢問左右親信之人昔年先帝初詔熙河招置弓箭手
假錢糧牛具幾年後方獲耕種之利便見此言是非一
今來自關以西以至沿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連值
夏秋不熟斛斗不收價比舊日三四倍高貴人民飢餓
不免流移漸有遺棄兒女道路之間往往有之雖有常
平倉斛斗又緣軍糧乏絕須趁急且兌那支遣以此多
不得全充賑濟之用今更開拓疆境用兵不已臣竊爲
陛下憂之一臣昨赴涇原朝辭登對之日親聞陛下聖
語戒臣謹重言至數次則知陛下謹于用兵愛惜財用

凡遣師征討實不得已而爲之也伏見興師以來陝西
府庫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那內藏庫金帛不知其
幾千萬數而陝西目今處處無不闕乏糧草轉運司計
亦無所出惟是行移公文指空畫空郡縣差衙前往指
定處般運多是空回臣竊恐內藏庫金帛數亦有限苟
遷延歲月亦慮支那將盡今日收復青唐等處大興工
役繕全城郭恐非陛下本意必有大臣誤陛下者況諸
路進兵攻討建築城寨彌滿于夏賊境中賊心恐懼款
塞請和臣竊觀祖宗以來能制遠方之命使之束手破
膽未有如今日則陛下聖功神德可以誇示萬世今來
正是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惟望陛下深察愚臣之
言斷自宸衷裁決此事若更詢問主議大臣竊恐卻將

朝夕已在陛下前講論策畫專務興師不已之說遂非
掩過上誤聖聰願陛下深察一自紹聖四年以後諸路
興兵進討更出迭入修築城寨未嘗休息臣不能盡知
他路事體且以本路今年言之開春即經營進築三月
末調發兵馬四月初築西安州天都臨羌等寨至五月
半間分屯六月又調發兵馬進築定戎寨七月初下手
工役未了間又移兵應副進築會州至八月二十間方
回其間空闕月日又修置正原等處堡子及日近添築
烽臺移置堡鋪拍立界候連綿興役未嘗休息今又差
發五千人赴熙河救拯臣勘會每一出師士卒病患死
損及將帶衣甲逃走數目不少此事臣身為將帥實難
言之然其間日擊邊防安危利害願陛下深察黃貼子

臣狀內所陳每一出師士卒患病死損及逃走數目不
少且如京西第三將下因屯戍回日勘會到軍前帶器
甲逃走共一百八十二人其因病死損及逃亡已獲之
人不在其數又如本路第一將且只會到在渭州四指
揮逃走及死亡共一百一人第二將只會到在渭州三
指揮逃走及死亡共二百七十五人以此可見因逐次
興舉死傷損失人數甚多今若連綿興舉不已更恐逃
亡死損加倍于日前伏望聖慈矜察一本路新展邊面
西安州北近黃河東據葫蘆河深入賊境者可百餘里
竊思西賊畏威請命皆陛下聖德所致若謂夏人與本
路便能解釋仇怨無乘間窺隙之心臣不敢知也其勢
自當寅夜設防嚴備杜絕其姦心乃為上策今本路諸

將之兵通正兵及弓箭手共七萬餘人其間下番正兵
又有在永興及奉天縣者其餘並分布在涇渭西安州
鎮戎德順軍并新舊城寨沿邊守禦堡子共七十九處
巡防守把屯戍以此可見分孽得沿邊戍守之兵甚少
今差發馬步軍五千人往熙河除第一將一千二百人
在近裏州軍勾抽前去外其餘諸將人馬並是于沿邊
城寨選擇抽摘差發雖名五千人數又各差親兵火頭
等人自是五千六七百人往熙河萬一西賊張聲欲擊
鄯湟卻來本路作過臣曉夕竊憂之亦望陛下體念本
路新開邊面愈遠與賊結怨最多特賜主張非臣一身
之幸實一路之幸實朝廷之幸臣衰老愚戇始終荷陛
下恩獎又得指揮致仕來春取旨犬馬之愚未盡之年

輒思補報萬一是以自忘觸冒天威之罪縷縷開陳十月

二十六日令涇原發兵五千赴熙河故案有此奏此據

章案奏議增入要須痛加刪削乃可案以十一月二日

奏不內侍降旨如何

癸酉入內供奉官李穀言奉詔照管王子轄正等赴闕

轄正隆贊并畢斯布結居斂首領乞賜忠順等旗使知

朝廷恩寵內轄正隆贊等以忠勇及心白為三等仍等

第推恩賜以銀帛袍帶且貸其罪令赴闕朝見及選見

留諸族首領自歸順曾立功效之人權補管勾部族及

帶巡檢請與給俸將來與正補管勾從之

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讀蔣之奇落翰林學士兼侍講知

汝州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呂嘉問落寶文閣待制知
懷州權吏部尚書葉祖洽罷吏部尚書知濟州奉議郎

王回特除名勒停坐與諫官鄒浩語言交通也奉議郎
勾當雜買務田衍奉議郎監元豐庫王琳奉議郎岑棫
承議郎祕書省正字吳師禮宣德郎李友諒並特追一
官勒停宣德郎祕書郎白時中宣德郎岑穰宣德郎樞
密院編修文字張廷堅吏部員外郎畢漸考功員外郎
蔡昭承議郎張琳太學博士范致虛各衝替承議郎監
權貨務陳舉朝請郎都官員外郎朱紱承議郎諸王府
翊善傅楫通直郎監在京都麴院胡安修越州山陰縣
主簿范欽君各特追一官勒停宣德郎監元豐庫蔣球
特衝替宣德郎祕書省正字葉承特差替右侍禁王溥
落閣門祇候勒停坐以銀錢遺浩且致簡敘別也尚書
到御史臺取問所收取到吏部員外郎畢漸稱趙務本
託帶與鄒浩書并還金三兩自到京未會見聞鄒浩被

責新州遂寫簡將趙務本所附金與鄒浩奉敕畢漸特
衝替本所勾到鄒浩供畢漸所寄書一封後至十月間
旨取趙務本狀當在京務本託寄書一本趙務本取問
年八月間畢漸入京寄書至務本看書之時知與
漸差到罪漸因送名廳子惠金三兩作路費思之不
言事得廷問著供稱務本元少鄒浩金三兩以此漸
他懼或恐州府來取問時如此供答務本以此漸
還他或恐州府來取問時如此供答務本以此漸
漸虛妄供恩折奉聖旨畢漸前斷衝替私罪事以重
用今來赦恩折奉聖旨畢漸前斷衝替私罪事以重
興化二元符三年十二月有傳張庭堅廣安人政和元
年興化二元符三年十二月有傳張庭堅廣安人政和元
紱興化二元符三年十二月有傳張庭堅廣安人政和元
之奇子元符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鄒浩等牽復樞密
院言已降旨令熙河經略使胡宗回相度賊勢如王瞻
在鄯州糧草果是闕乏即令拘收統制林金安兒等處
城守將蕃漢兵馬還湟州駐劄仍嚴切責付將佐于大
軍內裏護偽公主及大小首領前來時朝廷已議棄青
唐獨未曉然行下耳是日三省與樞密院始同進呈种

朴戰歿等報上甚駭之再三顧問此將奈何眾皆曰賊勢如此若株守不改圖卽恐王贍一行將士陷歿則于威靈愈爲不便須至如此指揮若保全得王贍一行人馬歸邈川則鄯州徐更措置上曰溪巴温如何眾亦曰王贍朝出鄯州卽巴温暮入無疑上曰何以處之布曰次第不免如折氏府州措置乃可速定尙未知巴温肯聽命否幸而隆贊已來庶可與之語昨青唐初被圍時章惇便要如府州折氏處置遂降此詔布又言种朴被殺何可但已兼邈川係隔絕西蕃與夏國交通之地及河南疊巖一帶部族見歸明可因而建置洮州以成先帝詔旨兼慶渭步騎萬人可令姚雄統領前去討擊河南作過殺种朴者如此則朝廷威靈稍振而湟洮之計

亦已先定不爾邊臣見朝廷已棄青唐則并洮湟皆無經營之意矣眾皆曰然上亦然之又詔李穀相度如三公主已有來期卽并轄正隆贊等赴闕布因言青唐之變如此政府不得無罪臣素知人情事理不順恐必難濟累曾于陛下前開陳其後轄正隆贊皆出降臣無復可以啟口然臣知其不可爲而不能固執所見隨順人言致誤國事兼是密院職事比之眾人臣罪爲最多上亦欣納布又言章惇初與張詢王贍等陰造此事後又與孫路交通以此力主其議臣以爲青唐國人不平轄正父子篡弒故欲逐之而立董戡之姪我乃因其擾亂遂欲奪之於人情事理不順明白可知況朝廷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安用此荒遠之地兼青唐管下

部族有去青唐馬行六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
忽語言不通未易結納安能常保其人人肯一心向漢
凡此等語皆曾于陛下前敷陳恐久遠必為患不謂不
旋踵便有此變蔡卞素不知邊事蕃情又與惇議論多
異獨於此助惇甚力今日卻無以處之至於章惇初勇
于開拓纔聞青唐被圍便以書令胡宗回如府州折氏
措置此事不降朝旨豈可便以告邊臣又纔聞姚雄于
邈川解圍卻以書令宗回將作過首領家族一處拘管
先執其首領便從嬰孩以至少壯者一一次第凌遲訖
然後斬首領如此豈不激怒眾心上深駭之曰此是何
措置布曰宗回錄到惇書一一具在及今日种朴戰歿
氣已消沮更無處置臣遂自條今日所陳三事示之亦

莫敢以為不然如此輕易反覆豈不上誤國事上但再
三駭歎其率易也 又詔青唐蕃部巴斯吉與東頭供
奉官充本族巡檢巴斯多卜等並與右侍禁葉占等並
與右班殿直納布克等並與指揮使巴斯吉等首能率
仲也族向漢掩擊作過部族經略司以功狀聞故有是
命

丙子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南公權戶部尚書試

戶部尚書吳居厚為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寶文閣

待制新知瀛州孫路為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閏九月

日路自河南改瀛今自瀛改成都尋責知興國軍路墓

誌云自西洛改瀛留為兵部尚書尋以龍圖閣學士知

成都未行落職知興國軍按實錄不載路為兵
种朴防禦使與十資恩澤賜錢銀絹布各五百羊酒米

書又為龍圖閣學士知興國軍按實錄不載路為兵

麴各五十母特封郡太君布錄遣內臣犒設熙河戰

守蕃漢士卒及支紬絹環慶涇原兵未經出入亦與特

支錄布丁丑胡宗回奏令隆贊作書遣蕃僧往招溪巴温許以

節度使依舊管勾青唐部族錄布奉議郎許端卿為刑

部員外郎

己卯監察御史石豫言今臣僚論事如跡涉曖昧不根

先詢承傳之人察實施行詔如遇有此等事理令三省

取旨淮南東路提點刑獄朱伯虎知隨州以奉使無

善狀故也鄜延奏西夏進誓表官稱昨一奏便蒙聽

許豈敢不依回詔指揮兼別有謝恩表詔差工部員外

郎韓跂押伴詔諸路未降誓詔以前收接西界投來

人戶候降誓詔別聽指揮詔熙河尋訪种朴屍首獲

者與銀絹各一百又詔熙河秦鳳限百日許逃亡軍

人自首與依舊收管弓箭手仍免降配

庚辰朝請郎充祕閣校理權發遣河東轉運副使郭時

亮落祕閣校理降授朝散郎以本路提舉常平陳琥言

轉運司行遣違戾致脚乘錢不足故也起居郎孫傑

為太常少卿先是三省以體量孫傑事進呈內有差與

常安民船及庇贓吏路班等罪章惇欲黜之而蔡卞以

為復呂温卿之怨惇亦以卞為立黨面相詆訐久之或

有言傑與安民親而上亦嘉其能擊温卿故止罷左史

惇留身論之甚久既退曾布再對上以諭布且問傑之

罪如何布曰臣悉不知所體量事然傑擊温卿誠可激

賞若有過以此少寬假之亦無害上曰傑擊温卿誠可
嘉惇與温卿兄弟誠為黨與布曰此眾所知惇既有此
嫌亦不當力乞罷傑上曰惇必欲罷傑蔡卞實不曾稱
薦傑傑擊温卿張商英以書稱之云排巨姦破大黨巨
姦大黨為誰布曰大黨必是惇商英乃惇門下士然亦
每事諂奉蔡卞只如近命蹇序辰詞云嘗助國是豈以
一眚遂忘前功朝廷與序辰復職本無此意此蓋諂詞
上曰既為惇門下人又卻如此士人何可爾章惇以為
可作翰林學士還作得否布曰若文采及人望亦可為
之然不能自立亦誠如聖諭上曰如此之人終不可在
朝廷莫可以作藩兼誥命亦不甚佳上又曰章惇只聽
賈種民言語如何布曰亦有之然惇卞亦各有黨惇所

悅即曾改周種之類卞所悅即鄭居中鄧洵武葉棣之
徒要皆不協公議布又曰聞傑作太常少卿何以處改
上曰兩員不妨又曰改更不可向上學問文詞吏能皆
不易得但不平穩布曰陛下知人如此天下之福臣復
何言然左右史久闕今又無人上曰鄧洵武可否布曰
洵武正如曾改文學亦不易得但附卞太偏以此為眾
所惡上曰亦別無過惡布曰彼方在閒地未有所為若
處之要路則其資性儉險未可量也布又曰從官中文
采可作翰林者卻是安惇臣亡兄輩以文章名重一時
稱惇文采可跂及蘇軾上笑曰中丞尤難得人既而又
言安惇亦只是章惇門下人昨舉商英自代可見也布
曰安惇與商英俱是蜀人安惇固未免觀望然粗識深

淺非若蹇序辰之比也并條察訪淮浙在元年二月一日

以温卿對翊日蔡卞亦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對上諭

以卞云不可與惇共處待過興龍節求去布曰臣昨日

蒙聖諭既退亦聞惇卞面相毀訾甚峻大臣不當如此

上曰失體章惇多以語言傷人布曰惇性暴率多輕發

卞則陰巧能窺伺其所短故卞多勝惇多屈必無以逃

聖鑒惇知孫傑事既有温卿之嫌自不當力爭亦無可

勝之理惇不識便宜多此類上曰惇卻言只是孫傑立

黨不是說卞布曰此乃惇畏卞之詞卞與惇皆有黨而

卞之黨為多既已言之何必更解上亦哂之布曰惇之

黨衰卞之黨盛故眾皆畏卞而惇亦畏之謂卞為不立

黨尤不可也惇卞紛紛固未足道然三省密院皆闕人

陛下不可不留意宗廟社稷大計天下安危士民休戚

只繫此三人者惇卞既睽許將凜凜畏此兩人不敢啟

口每有一事惇以為可而卞未答卞以為可而惇未

則將莫敢對直俟兩人者稍同將乃敢應答兩人者又

交惡自此政事愈乖謬矣故上下內外闕官鮮有差除

縱有差除人必以為不當兩人好惡各有所偏各有黨

類若有一人能執義理持公論以自處無不可勝人之

理古人云正己而物正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也上云

深欲補人卿視在朝誰為可進者若補得兩人方不闕

事蔣之奇亦不可得又適有事布曰之奇官是太中大

夫數月間未可進職且移一藩亦可上曰亦無事復職

亦不妨又曰年歲間莫卻可用布曰之奇比在朝廷頗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八

平穩自守亦老成故爾案此段原本脫去上又曰韓忠
彥可用否布曰方三省需人如忠彥輩但恐不濟須是
柰何得此兩人乃有補許將固恐懼以元祐中爲執政
常慮爲惇卞所傾黃履雖或復啟口又不曉事亦不爲
兩人所畏上云履不曉事不足道布曰人君所以垂衣
拱手無爲而天下治者以得人也若廟堂得人則亦不
至每事煩聖聽上又問吳伯舉如何布曰亦如曾攸鄧
洵武之徒陛下論曾攸曲盡之矣此三人者乃一體之
人也陛下必欲用洵武之徒亦不妨然須以一正直不
附麗於人者兼進之則人情亦必悅服獨進洵武輩則
不可也洵武劉拯輩皆在要路則卞黨益盛自章惇以
下皆畏之誰復敢言其短如此不惟于士類不便陛下

聰明亦從而壅塞每事愈費力爾若謂卞無黨則鄭居
中乃王珪婿何緣得進劉摯呂大防婿有敢引之者否
緣居中故閻邱顛亦得差遣初改官不作縣自宮教除
通判皆眾人所不可得也章惇雖多輕發至於毀居中
輩以至逐方天若外議翕然稱之上又曰蔡京亦不平
穩布曰京所引乃天若輩安得平穩陛下論人材性行
皆曲盡之矣布又曰章惇多輕信初力引序辰嘉問既
而反爲仇怨嘉問何足引王安石力欲以爲待制而先
帝終不與後處之以光祿卿而已上曰安石稱道嘉問
過當布曰誠如聖論安石平生交游多睽乖獨與嘉問
始終故稱之太過作嘉問母祭文云是生賢子經德秉
哲此乃商周先王之德嘉問何足以當之上笑曰安石

性强布曰安石以義理名節忠信自任不肯為非至于性強自是以此驕人故時有過舉豈他人可比上曰安石誠近世人所未見布曰此非可與章惇蔡卞同日而語其孳孳于國事寢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稱不問疎遠識與不識即日招用誠近世所無也

辛巳三省言按元豐五年四月詔見帶館職人依舊即不供職如除職事官校理已上轉一官校勘減三年磨勘校書減二年磨勘並罷今後更不許帶館職詔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祕閣依舊外餘依前詔先是上與輔臣言先朝既罷館職後不當復曾布曰先朝因除職事官既罷仍與轉一官無害章惇等亦以為當罷布因言若總罷則無以待小帥及被獎擢者先朝以無直祕

閣等職名便除直龍圖閣誠可惜惇等共議定遂降此

詔自十月丙辰移此

詔熙河經略司勘會苗履姚雄种朴下

亡失使臣士卒人數并其他戰鬪亡歿之人並勘會聞

奏又令李穀因便犒設將士及密切勘會陣亡人數

聞奏以李夷行言苗履在青唐獲八九百級失三千餘

人及其他使臣士卒陣亡者甚眾而經略司失奏故也

布錄辛巳十二月十五日夷行罷提舉弓箭手

壬午錄故蕃官右班殿直雅密男雅星明子為三班借

職詔胡宗回休息將士俟事力全壯決可取勝方得

前去討擊河南等處作過蕃賊布錄甲申同呈十四日

今附又立賞錢募捕朗阿克章

癸未詔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見編類臣僚章疏其已

寫錄校對畢漸次進入給事中劉拯言編類元祐臣僚
章疏伏見河南符尹材係知河南府孫固以遺逸薦于
朝廷特授虢州司戶參軍上太皇太后書語言狂妄指
斥罪不勝戮詔尹材追毀出身已來文字仍令河南府
體訪有無子孫仕宦并盡追遺表恩澤
戶參軍充耀州伏覲學教授臣材謹昧死當再拜入疏見
皇太后登民愈愁困蓋由陛下陰陽不和災異數出休
穀薄應者臣以愁困見陛下屬于陛下者故災異數出
祥小未應者臣以愁困見陛下屬于陛下者故災異數出
天震怒再所三則也此陛下屬于陛下者故災異數出
暗不豈天怒再所三則也此陛下屬于陛下者故災異數出
遠于人情也知天所欲試陛下屬于陛下者故災異數出
然使與下之情也知天所欲試陛下屬于陛下者故災異數出
欲使陛下屬于陛下者故災異數出
億萬猶未聖子者臣宗以皇此見天國之四其始末則不
君未億萬猶未聖子者臣宗以皇此見天國之四其始末則不
則為過也然卒不與苟無繼此意承宗永皇為神之主德雖
君未億萬猶未聖子者臣宗以皇此見天國之四其始末則不

元懷保小民如商之中長于宗婦人紹湯德此天意也若降
嗣則必生深宮靈幼而岐嶷未有不從其習者苟從
其人苟比之長君豈可同日道哉臣于先帝此見天國之
無窮之意故復乃眷在日陛下獨也先帝此見天國之
皇帝幼冲嗣位萬機之繁陛下獨也先帝此見天國之
陛下意難也天聞之矣私于陛下而疾生于陛下知此非
外宮稼穡富難也天聞之矣私于陛下而疾生于陛下知此非
副天意也富難也天聞之矣私于陛下而疾生于陛下知此非
能為也天意也富難也天聞之矣私于陛下而疾生于陛下知此非
也然則天也富難也天聞之矣私于陛下而疾生于陛下知此非
願之則風若侯于陛下而疾生于陛下知此非
右之聽矣臣願陛下與皇則臣等敢死
陛下德音數句願陛下與皇則臣等敢死
小補哉臣先帝南府遺逸召試後也加于四海矣臣望只
甯孫年又蒙先帝南府遺逸召試後也加于四海矣臣望只
軍次固又蒙先帝南府遺逸召試後也加于四海矣臣望只
不為淺矣亦蒙先帝南府遺逸召試後也加于四海矣臣望只
薦陛下無由欲未填溝壑之前少報萬分于陛下聖代也
臣是陛下無由欲未填溝壑之前少報萬分于陛下聖代也
下特出睿斷召臣暫至闕庭面陳須至皇太后上者王贍
遣第一副將王仲達與高永年帥騎兵千人衛送遼夏

回鶻公主及董戩姊妹等自鄯州至湟州於是復自湟州至鄯州往反凡八日時叛羌所在屯聚梗塞道路而星章峽尤甚此據隴右錄羌酋多勒瓦等又與朗阿克章相為犄角乘凍渡河攻嘉木卓城數出羅格幹楚圓堡間伺便寇鈔此據青唐錄十一月事今附見

甲申詔發運使勾當公事二人專切措置鹽事內揚紹

荆湖北路夔州路李炎江南西路廣南東路從中書舍

人張商英奏請也從商英奏請以湖北編錄鹽法增

降授皇城使康州刺史熙河蘭會路都鈐轄王愍與轉

一官回授與五服內有官親屬以進築會川城畢工故

也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愍以吉刺為副總管今年五月

都鈐轄秦鳳奏一公城使臣兵馬已棄城歸錯鑿詔

當考

胡宗回具析不奏因依甲申錄朝請郎祕閣校理韓治

為吏部郎中依近詔罷館職進官一等治忠彥子也十一月

月十六日先是上諭曾布欲復用忠彥布謂忠彥無補言

忠彥無補在十一月十二日庚辰及是乃言治非出聖意豈復得召上

笑曰章惇言治為劉摯門下半夜客亦無顯狀布曰陛

下察言如此天下之福如前宣諭欲召忠彥乃知聖意

一無所適莫上曰忠彥何能為且令作吏部尚書莫不

妨布曰誠如聖諭忠彥先朝擢為尚書心本無惡但不

能自立多隨順人爾在元祐中措置邊事無非曲徇他

人及臣秉政欲一變前日所為初雖略爭既而無敢不

從者若謂元祐曾作執政及隨順人則許將亦是陛下

觀此兩人何以異上笑曰正似許將兩人恰一般也

奉議郎鄧洵仁為考功員外郎承議郎周純為戶部員外郎奉議郎吳拭為金部員外郎朝奉郎許彥為倉部員外郎左朝議大夫張公庠為比部員外郎乙酉降授朝請郎呂希績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居住

丙戌呂惠卿奏鄜延戍兵一百一指揮乞減五十指揮

從之布錄陝西轉運判官秦希甫言陝西河東路大

小使臣得替限兩月從本任起離赴部除因軍興被差

外過限不以有無緣故料錢衣賜勿給帥司亦不得辟

舉仍請令在任日經略司豫行銓度人材奏填合舉員

闕其被舉人替訖未上聞亦須離本路伺候從之東

上閤門使威州刺史權管勾鎮戎軍姚古權涇原路鈐

轄

丁亥詔綏德城為綏德軍并將元係第二將第四將所

管暖泉米脂開光義合懷甯克戎臨夏綏平寨青澗城

永甯關白草順安寨並隸本軍管轄以兩將主簿為曹

官添置通判官各一員改知城充知軍從朝廷選官皆

用呂惠卿奏請也周惠卿奏請景福殿使榮州防禦

使人內副都知梁從政為延福宮使從政磨勘合改延

福宮使或觀察使上曰且與宮使因言從政是先朝任

使頗曉事但執滯及太絮爾曾布曰馮宗道及從政皆

先帝所親信皆讀書曉事上曰宗道曉事非從政比布

曰馮世甯藍從熙俱已作觀察上曰宮使更數年亦須

磨勘作觀察

戊子太常少卿曾攸言黑帝配座名號帝顓下一字與
神宗皇帝廟諱音字同請改稱帝高陽氏從之 詔以
石州明靈侯為明靈公胡公神廟為靈祐廟故北作
使王吉為忠祐廟從河東經略司請也王吉當考
已丑禮部言按熙甯年中不許新舊諸科人投下文字
于諸科額內添解進士今進士到省人數增多請將來
省試增點檢試卷官六員共作二十員詔添四員仍著
為令 呂惠卿奏西人乞賀正且緣誓詔未降未可從
又乞優加寵錫西羌如元祐故事章惇因言先帝嘗欲
以金帛結羌中用事者今西使言國主悔過效順皆威
明正賽輔佐使然欲于使還賜以金帛結其歡心若元
祐加賜乾順則不須也上令留候布錄已丑巴把頃崇
甯二年正月二十七

日可考按此段末語似有脫字然布錄亦同又注
與正文不相連屬恐是辛卯熙河條奏下錯簡李
諫奏青唐府庫金銀等物王瞻王厚不肯同本司勾當
官點檢供數及以銀馬等遺運勾實志充詔李諫秦希
甫胡宗回體量根究有無侵欺情弊聞奏 詔訪聞會
州新城不至堅固令胡宗回修葺及具因依聞奏三事
並布

庚寅戶部言欲賃屋宅計會占據不依條給歷及不輸
賃直規求錢物兌賃若搭蓋浮造遮欄宮屋及妨礙眾
行出入道路者各杖一百許告賞錢五十貫從之新
永興軍路安撫使陸師閔言鹽鈔公私買賣請依鈔面
錢價輒增者徒二年從之新
辛卯大宗正司言據故公著男希孟狀係祖免以外三

世無官並無請俸之人合存卹或賜田土詔特依祖免
外兩世條支破錢米屋舍 熙河蘭會路經略司奏邈
川管下新歸順布証族首領巴爾瓜青宜奢羅添令下
族蕃部邦戰與蕃賊鬪敵射死甚多詔巴爾瓜與左侍
禁青宜奢羅與左班殿直邦戰與右班殿直仍並差充
本族巡檢 嗣濮王宗漢言竊見故兄宗詠等六墳比
諸王有降損望特降睿旨與追贈詔故贈甯海軍節度
使忻國公宗詠特追封餘杭郡王故贈昭武軍節度使
遂國公宗師特追封益州郡王故贈建甯軍節度使成
國公宗邈特追封同谷郡王故贈鎮甯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陳國公宗治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澶淵郡王
故贈武甯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楚國公宗益特贈開府

儀同三司追封山陽郡王故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宗

沔特贈崇信軍節度使追封漢東郡王

壬辰寶文閣待制知光州孫覽知瀛州 水部員外郎

曾孝廣守都水使者

十月二十六日注孝廣云云可
附此或并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河北路黃河退灘地應可耕墾並權許流民及災傷

第三等以下人戶請佃與免租稅三年其已前諸逋負

亦權住催理三年如合量行借貸令提舉司相度施行

如官員并吏人及有力之家請佃及官司給與者各徒

二年 詔平夏城等處廂軍未知存亡仍支請給如及

三年卽住支先是訪聞廂軍戍平夏多被賊鈔掠惟以

逃亡關報住請給致被亡之家失所故有是詔

癸巳戶部言元豐官制寺監不決者上尙書本部又不

能決者奏裁若直被朝旨應覆奏者依本條仍各申知
又六曹通用合稱取裁者並隨事申都省樞密院言昨
元祐變更應上朝廷者許直達顯有紊亂官制今請並
依元豐舊制從之新本創昨元祐至官制等十九字

甲午著作郎吳伯舉言奉詔重修日麻伏見國史院御
集御批與日麻所書大略符合乞以次第添入從之
是日李穀奏乞早令王瞻歸湟州焚毀青唐巢穴詔經
略司不得輒有焚毀穀奏多攻胡宗回及言青唐近來
危急之狀上謂曾布曰此輩所言未可盡信眾皆謂誠
如聖諭因言內臣好貨及作氣餒凡所好惡皆毀譽過
實上又曰利珣奏事然亦好貨章惇曰珣最甚布再對
上又及穀等布曰陛下察見近習用情如此乃中外之

福上亦深然之布錄

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學生依太學三舍法考選陞補
內上舍生每歲貢一人內舍生每歲貢二人上舍生限
當年十二月到京隨太學補試合格者與充內舍生不
合格許再試三經試不中者遣還內舍生不候試與充
外舍諸州貢上舍生到京並權破外舍生食諸路各選
監司一員提舉學校仍令知通專管勾諸州試內舍上
舍並監司選差有出身官一員與教官同考試仍彌封
謄錄合用條貫令于國子監取索行下其外州不可行
者比類條具申尙書省 蔡卞勸上復行畿內保甲教
閱法上屢以督曾布是日布進呈畿內保丁總二十六
萬熙甯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

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至驚擾上曰固當以漸行之布曰聖諭如此盡之矣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今保丁皆未教習之人若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熙甯中施行亦有漸臣是時方判司農首尾本末無非出臣措置容臣檢尋文字講求施行退以語卜下殊以為不快也乃云熙甯初人未知保甲之法如何今耳目已習熟自不同矣布不答九月八日丁未布云當考參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朝旨令陝西河東路經略司相度近裏城鎮堡寨有可以減併廢罷或裁減冗員并那移減罷戍守將佐兵馬之處具狀聞奏近據鄜延路經略司奏廢關寨四處充驛頓并裁減屯泊馬步軍五十指揮

及減罷準備將領差使一十五人新城寨監押及守禦使臣三十六人并甯河橋廢作渡又減使臣一員兵士一百四十人及見闕敢勇一千二百人並住招填又秦鳳路亦奏乞併廢堡子及減冗員去處外所在涇原等路近裏閑慢城寨不少並未見奏到合減併廢罷事件去處詔令涇原熙河蘭會環慶河東路經略司詳上件事理依已降詔旨疾速相度近裏城鎮堡寨甚處可以併廢及將佐官吏冗員并戍守兵馬之類合如何裁減子細勘會具經久可行事件保明聞奏如目下未可施行先次奏聽朝廷指揮其鄜延秦鳳路如更有可以裁減去處亦依此指揮施行元符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章

劄

丙申權秦鳳經略司周綽奏乞不候來春先次賑貸本
路保甲一次來春更依條賑貸以役使勞敝故也從之
布錄有此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可考涇原奏乞留大將王翼樞密院
言翼乃劉奉世隨行遣還都官而不赴部公參私往塞
上獲級遷借職又舉西安州差遣翼本吏部令史斬首
級必妄冒詔追所受賞勒還都官與重難差使章棻不
合奏留罰銅二十斤錄布比部郎中李延甯提點京西
南路刑獄是日王厚自湟州遣使臣邢玠護糧至龍
支城即總噶爾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朔玠還至星章峽叛羌邀之玠
戰沒初羌人中叛諸城被圍既而師出圍解咸即歸順
獨龔宗堡遂北附夏戎夏戎亦不敢有之諭羌人自為
守假兵數百戍之而已高永年謂龔宗北控夏戎南接
星章峽西連總噶爾形勢天險得之則足以為吾捍蔽
而星章峽道路無阻然主者略不加意苗履等領大軍
經其地亦不能取龔宗叛羌因結連鼎凌宗羌間遣人
伏星章峽隘險中肆行剽劫朝廷竟以道路梗塞遂棄
青唐然不知失策在不取龔宗堡耳 邠州觀察使仲

當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順國公諡惠穆

己亥知祁州馬仲良追兩官免勒停仍不用敘法以不

詳悉根磨進築平夏靈平役兵死亡人數故也布錄云仲良以

平夏不以時遣役兵為西人所殺擄者甚眾特降兩官樞密院奏擬石澈等九

人差遣澈擬京城東面巡檢御批不差餘依奏會布因

謝上以失於奏稟極皇恐上曰小事但澈不可作巡檢

耳布曰澈於法當再任騏驥院并乞巡檢臣以騏驥院

差遣高故且與巡檢上曰再任卻不妨巡檢須擇才武

者澈乃徐王婿也布錄庚子夏國差使副哩甯威明濟寨等詣闕進上誓表謝

恩及進奉御馬詔依例回賜銀器衣著各五百匹兩月

八日丙午呂惠卿云云可考

辛丑遼國遣使臨海軍節度使耶律應副使中大夫守

祕書少監充乾文閣待制王衡來賀興龍節

壬寅夏國主上表言竊念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

母黨之擅權累為姦臣之竊命頻生邊患頗虧事大之

儀增怒上心恭行弔民之伐因削世封之故地又罷歲

頒之舊規釁隙既深理訴難達昨幸蒙上天之祐假聖

朝之威致凶黨之伏誅獲稚躬之反正故得遐馳懇奏

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頒詔而申

諭俾貢誓以輸誠備冒恩隆實增慶躍臣仰符聖諭直

陳誓言願傾一心修臣職以無怠庶斯百世述貢儀而

益虔飭疆吏而永絕爭端誠國人而恒遵聖化若違茲

約則咎凶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所有諸路係漢

緣邊界至已恭依詔旨施行本國亦於漢為界處已外
側近各令安立卓望并寨子去處更其餘舊行條例并
約束事節一依慶厯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詔
答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
盟爾之種人亦吾赤子措之安靜迺副朕心嘉爾自新
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所以顯諭國人永遵信
誓除疆界並依已降詔旨以諸路人馬巡綽所至立界
堠之處為界兼邈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舊來界
至今來並係漢界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貢夏國者即
係漢人并其餘應約束事件一依慶厯五年正月二十
二日誓詔施行自今以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答詔兩
府其定非學士院所草也 又詔夏國主誓表內誠國

人而字下一字犯真宗皇帝廟諱令保安軍移牒宥州

聞知本國應失點檢經歷干係人並重行誠斷十月十日丙午布錄云云當

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慶州高遵惠卒先是上

諭曾布曰高遵惠再檢見元祐中有章疏論罷吏祿以

為先帝法度不問是非一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

間不可不察又規切太母云不可斂怨天下此極不可

得布曰當時敢出此語誠眾人所難陛下累欲召遵惠

還若爾尤不可不召臣當與三省更議可代之者上曰

甚好又曰賈種民亦有章云盡罷苛法之語莫不可布

曰此正與王存言橫斂一般亦可謂詆斥也上曰遵惠

論種民事莫是否布曰寺監無不由六曹直達都省者

論種民事莫是否布曰寺監無不由六曹直達都省者

遵惠爲侍郎職所當議上又曰遵惠言紊亂官制布曰
如此誠紊亂官制上又曰種民言罷苛法者是上書書
中云更有一冊文字言十餘事尙檢未見又曰章惇終
不喜遵惠布曰人言其以遵惠擊種民故惡之上曰遵
惠歸作尙書侍郎皆可布曰龍圖閣直學士恐難作侍
郎權尙書可也布退語三省但以上云遵惠又有章疏
欲召還莫可別議慶帥否蔣之奇是太中大夫自可帥
眾曰未敢議除之奇布曰上不以爲不可惇曰慶不須
兩制一直閣可矣布曰直閣固可帥但未知誰可爲直
閣許將蔡卞皆曰未見其人旣而又欲以孫覽帥慶布
曰范鏜可否眾默然布曰以鏜易覽如何卞曰如此卽
不妨又語及呂仲甫卞曰曉事卻不敢爲非亦恐未可

也

布錄此段在十一月十七日乙酉

其後上累諭布欲召還遵惠而惇

終未決

布錄此段在十一月十七日乙酉

因言陛下累欲召還遵惠還朝亦曾與三省議

但以難其代者惇謂不必兩制直閣皆可往眾皆曰未

見有可除直閣者臣意謂蔣之奇是太中大夫似可除

慶帥兼未須除職上曰之奇亦無事除職亦不妨布曰

聖意如此中外所不知只如前日面諭韓忠彥豈眾論

所敢及然尙書而下從官太闕少若非斷自聖意恐議

論必難合前日聖諭欲以遵惠權吏部尙書臣以爲太

重刑部久不得人以遵惠爲刑部必稱職忠彥爲吏部

甚允況韓琦定策立英廟此功不可忘陛下留意忠彥

如此臣退而鼓舞稱頌此豈今日大臣所能啟發聖慮

然忠彥遵惠召還皆出聖斷又之奇亦未當除帥若出

自中批使人知出聖意不須政府進擬也上欣然曰待
批出既而寂然疑有間言之人者已而遵惠卒後數日
遂除之奇為代此段新在十月遂除之奇為代此段新在十月
遵惠素自檢慎無子弟異方宣州二月二十八日
檢族人無間以法度不稱繩檢族兼亦文臣輒于高氏屬尊而表
賢宣仁付以家事使繩檢族兼亦文臣輒于高氏屬尊而表
生異意入本又惟意涉遠嫌不為苟合以全不奸明臣迷國不
去入字舊本又惟意涉遠嫌不為苟合以全不奸明臣迷國不
抗章論述先烈之士多能遠嫌不為苟合以全不奸明臣迷國不
直學士高賜惠金五百兩邸報亦直事特引樞密院同
奉聖旨高賜惠金五百兩邸報亦直事特引樞密院同
賜銀五百兩惠金五百兩邸報亦直事特引樞密院同
人謗美善可勅神宗法厭代異志專朝不及雷同送望失職之
孰能特立美善可勅神宗法厭代異志專朝不及雷同送望失職之
蒙休憤發族席慶慶往善之用激澆射爾趣獨抗章而論列重
于忠憤發族席慶慶往善之用激澆射爾趣獨抗章而論列重
非執司親屬緣迴避而更升言路快意而專務攻排人
廢執司親屬緣迴避而更升言路快意而專務攻排人
情希而漸成貪進先帝披覽奏牘擢西陲云何帥閣
之需才冠河圖而貪進先帝披覽奏牘擢西陲云何帥閣

遭此奄逝凶計來上相傷久之特躋宥密之華昭示哀
榮之典尚其不昧知此喪嘉據告詞稱先帝即不在哲
宗時也當考年有當否如先帝所施設未可輕論此事已
法度更張事有當否如先帝所施設未可輕論此事已
附元祐元年四月八日遵惠贈密
直學士在元符三年二月丙寅
陝西轉運判官秦

希甫奏王瞻王厚盜取邈川青唐府庫中金珠等物因
此致變及殺森摩乾展等以滅口及分遣走馬將士等
走馬後至所得亦不貲詔令希甫及胡宗回李諲體量
訪實聞奏布錄
癸卯王瞻令將官李忠郭勝統騎兵討擊本敦谷叛羌

不利
乙巳忠勝還鄯州賊勢益張

辛亥尙書左丞蔡卞乞罷政遣內侍封還所上章押赴
都堂卞再上章再封還仍令諸處勿受卞章卞尋視事

如故

壬子以通判熙州軍州事孫适提舉熙河蘭會路新舊

弓箭手罷李夷行夷行以書言邊事多失實也夷行言

日可考秦希甫奏曾紘等言王贍王厚盜取邈川青

唐府庫已差紘一就往河州體究曾布白上紘乃臣之

姪運司自不當差權勾當公事所言如此而希甫便委

之體量尤不當恐須放罪改正上曰須罰金遂罰希甫

二十斤轉運司十斤紘遣回本任布錄王子紘本廣

西轉運副使張景温言桂州修仁縣管下村峒崖茶萬

斤乞復行權法從之詔雄滄霸州自今遇有邊防急

切事合用兵將申稟帥臣不及許知州徑牒本州駐劄

將副差撥人馬應副

癸丑樞密院言西蕃自嘉勒斯賚以來向化效順世受

朝廷封爵因董戩無後鄂特凌古父子相繼篡奪今部

族逼逐轄正出漢雖已立隆贊尋亦歸降緣溪巴温隆

贊並係嘉勒斯賚房族非本族子孫按右騏驎使趙懷

義在河州乃嘉勒斯賚之嫡長曾孫於董戩最是親嫡

子姓今青唐已降勅命建作鄯州合如何措置詔隆贊

候到闕朝見訖已降朝旨除河西節度使差知鄯州軍

州事充西蕃都護仍自今依府州折氏例世世承襲知

鄯州管下部族並令仍舊文法管勾其趙懷義除廓州

團練使同知湟州軍州事兼本州管下部族同都巡檢

使其逐州城寨除通接鄯湟州道路處令熙河蘭會路

經略司次第精加修葺差使臣兵馬戍守其餘並令王

贍隆贊王厚趙懷義同相度分布與近上忠白首領管
 勾內青歸論征結嘉沁扎實之類向漢有功之人速具
 其力量功狀等第以聞當議依格優與官賞兼差逐處
 本地分部族都同巡檢其王贍依舊熙河蘭會路鈐轄
 兼隴右沿邊安撫都巡檢使充鄯湟等州都護仍與隆
 贊同管勾隴右軍馬司公事其合留守戍兵馬及應干
 合措置事件並令經略司詳細相度條具奏聽朝旨仍
 令王贍王厚以詔旨明諭鄯湟二州管下大小首領及
 部族其溪巴温并碩隆贊如能歸順亦合優與官爵內
 溪巴温如願歸鄯州與隆贊同處或願同碩隆贊在錫
 爾噶城住坐並聽從便令經略司依此轉送恩信分明
 曉諭早令出漢仍詳具逐節已施行次第以聞青唐錄

揮乃十一月誤也實在十二月十六日明年二月四日
 正隆贊位轄正上三月十七日乃除官四月六日改姓
 名趙懷德 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已進誓表及降誓詔
 令不得侵犯及收接投來人口布錄

甲寅詔遼國賀興龍節人使於相國寺集禧觀拈香不
 依舊例重行立其館伴使副安惇向宗良不合依隨各
 特罰金三十斤 潤州觀察使仲佺卒本傳不載贈官 刑部
 郎中邵材管勾玉局觀

乙卯工部員外郎曾孝廣言請自今河埽歲調春夫並
 依舊條差撥正夫赴役從之 新權工部侍郎杜常權

戶部侍郎 是日三省密院同呈李穀奏青唐利害乞
 立溪巴温且言王贍一罪魁不足惜一行將佐何辜乞
 早令還湟州等事上猶疑令溪巴温從便回鄯州蔡卞

遂和之曾布曰向者陛下嘗云王贍朝出青唐則溪巴温暮入此無疑矣今縱不聽其從便能令溪巴温不入乎與其令彼擅入不若聽其從便也今日青唐之變擾攘未定排難解紛固合如此若更守株致贍等陷沒或更有不測之變則朝廷更難處置若朝廷必欲有鄯州則西有湟東有洮鄯州亦難立矣隆贊其能國乎異日以漸消磨亦必為朝廷有不患不如府州折氏也若不如此措置儻有人能保王贍不陷沒河南北別不生變則昨日指揮尙可追改也卞默然不敢措一言上遂悟布因言青唐之事從初便合如此處置國人以不平轄正父子篡奪故欲逐之而立董戩之後朝廷當助順為之建立君長乃仁義之舉反欲因其擾攘而奪其地此

人情所以不服臣自七八月間累與章惇爭論以為理當如此適會惇卞二人議論協同已而轄正隆贊出降臣無以啟口今日變故如此已是誤朝廷舉措若更遂非固執萬一更有不測之變何以處之上曰已降指揮如此施行矣布曰臣固不合喋喋然昨進擬隆贊指揮卞猶以為未須急兼恐更生異議望陛下聖斷力賜主張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所向無不如意不幸于此生事狼狽如此今但且於已然中多方醫治庶稍弭邊患兼不失鄯州之名亦足以掩覆四方觀聽昔人以火喻國事云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臣從初爭論正曲突徙薪之比也今已焦頭爛額而論者未免猶惑願聖意深察安危之幾知言者必不輕信爾上曰甚

善 戊午樞密院言呂惠卿奏本路沿邊漢蕃弓箭手蕃捉
生自來每遇事宜作一番差在沿邊巡防把截及將下
準備使喚每無事日分作兩番今西賊進上誓表已裁
減東兵外尋令逐將據分定巡防把截等合用數作三
番或四番今一番在邊防守餘令下番更不支口食草
料仍諸路並合依此裁減上番人數庶漢蕃軍兵稍得
休息及時耕種安業并不至坐糜糧食從之 權陝西
路轉運副使王博聞徙京西路知陝州馬誠權陝西路
轉運副使元符三年十月十七日可考是日曾布再對上曰張商
英稱鄒浩布曰不知何人有言上曰為曾孝廣言刑房
有文字鄒浩做卻似此大名節豈肯要人物上又曰是

甚大名節布曰商英素不謹言語上曰此人終不可在
朝廷與一待制令作郡不妨布唯唯退同三省取問兩
人者商英四月入為工侍二人不知竟如何供答當考

已未著作佐郎充國史編修官吳伯舉為起居郎校書
郎充國史編修官鄧洵武為起居舍人十一月辛未布言可考伯舉佐

著在閏九月十三日三省言陝西錢輕物重遂降旨不許行使

銅錢其後陸師閔奏請公私買賣並依鈔面以平其價

訪聞陝西舊來蓄鈔豪戶等多扇搖欲要仍舊詔見行

錢法等務要均平經久可行無致虧損官私如有合隨

宜處置事件令陸師閔詳具利害急遞以聞仍令馬誠

協力管勾若轉運司為減鈔價其年額鈔錢比舊虧少

即具合添數目以聞當議相度給降閏九月五日王厚言

星章峽叛羌其勢甚熾已遣使促王贍回湟州此據青唐錄及

曾布先是朝廷遣苗履姚雄等領兵援青唐有詔悉誅

嘯聚叛羌乃還時廓州大酋羅日準凌結溪丹布哩克

等自安兒城據本敦谷援軍既不敢擊從而附之者日

滋王贍遣李忠等擊之不勝勢益張後十餘日贍復令

忠及高永年等出兵討蕩羌迎戰為永年等所敗本敦

殘眾不能軍乃與青唐峽偽主小隆贊合兵移屯乾谷

峽此據隴右錄乃十一月二十

庚申胡宗回奏已遣使臣催王贍回湟州錄布

壬戌左司郎中徐彥孚權戶部侍郎水部員外郎曾

孝廣言大河見行滑州通利軍之間蘇村埽今年兩經

危急請自蘇村埽危急處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開隄

導河使之北行以順其性下合內黃縣西見行河道永

久為便從之十一月二十四日

癸亥遼國遣使高州觀察使蕭括副使朝議大夫守大

理少卿王慶臣來賀正旦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四十一人天下上戶千三百

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一丁三千一百六萬一千四

十五客戶六百四十三萬九千一百一十四丁千三百

三十萬三千九百四斷大辟一千三百九十五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二十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符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不受朝

己巳故蕃官皇城使果州防禦使李臨占納芝贈客省

使皇城使賀州刺史李世恭贈引進使雄州防禦使西

京左藏庫副使烏當供備庫副使色明魏釗並贈客省

使內殿承制王吉贈皇城副使李世恭子良嗣為左班

殿直並以青唐死事故也魏釗子孫恩澤在皇城使昌

州刺史种朴特贈雄州防禦使母封永嘉郡太君錄其

後十資贈卹加等种朴傳當別修實錄即於二年十月

辛未詔以服藥不視事三日自五日為始今月五日紫

宸殿宴遼國使副可罷仍就驛賜宴六日遼國使副辭於門外

壬申太常寺言景靈宮大定殿將畢工依例奉安神御詔奉安使行禮車駕及皇太妃太妃皇后更不親詣癸酉禮部言近以天下解發并免解舉人有不到京者嘗申請納卷引保各展限十日今將限滿尙有千餘人未到聞遠方舉人正值雪寒道路難阻乞特展限鎖院五日其未鎖院以前並許納卷引保從之仍特展七日

無新乙亥詔十一日十二日不視事景靈宮朝獻尙書左僕射章惇等分詣行禮 吏部言都大并河埽使臣兵士及修河物料雖許不拘常制抽差取射者並聽本監與

轉運外丞司執奏占留從之

丙子宰臣執政官入內東門問聖體

丁丑景靈宮大定殿奉安太宗皇帝御容 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問聖體至申時入對於福甯殿上著帽背

坐御座神色安愉諭惇等曰醫者云胃脉未生飲食不進外事更處置惇等曰已禱宗廟社稷今更於文德殿

設醮祈請是夕三省樞密院俱宿禁中

戊寅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入問聖體上坐榻上神采

光澤如常曰服丹砂數粒脉猶未生不冠勿怪惇等擬

例肆赦上可之遂大赦天下應合牽復敘用量移移放

人並依赦格疾速檢舉施行

用牽復量移等當須奉行因言昨日已肆赦及添入敘

刺配法中亦分廣南及遠惡處為兩等今在遠惡處者

書台置書蓋卷五百二十一

繼未可徒內地且移廣南一善郡亦稍慰人心公等不
職十不以此奉行眾皆許肯章惇云云救文中有不
編管安一置人等如藥如及許將皆云自和氣何須更爾
人安知赦格上服藥如欲以召歡聲和氣何須更爾
閉藏厚云非閉藏要添入即添遂貼麻添入應合添人
敘用速檢舉施行等罷宣德門觀燈日合添人
密院言隍州王厚保明蕃酋婁吳并小首領斯多展等
與多勒瓦人會戰奪還所擄漢人戶及生擒蕃賊獲馬
旗等乞優與推恩詔婁吳與東頭供奉官差充本族都
巡檢斯多展策凌結多壘凌結居戩並與三班借職乃
各賜銀帛有差樞密院言朗阿克章元係河州蕃官
累立戰功兼昨收復邈川等處有功未賞本無背漢之
心止因前經略使措置乖方致令逃背已令河州存恤
其家及溪巴温多羅巴雖曾拒官軍久未出漢亦已累

行招誘詔令胡宗回膽寫蕃字選差人齋付曉諭若能
翻然改圖歸順依前降指揮除授官職朗阿克章當議
并未賞功績優與遷補多羅巴亦當優補名目青唐錄
己卯上崩於福甯殿壽二十有五王偁東都事略云夜
漏未盡宰臣執政會門下省黎明詣內東門宣召入會
通門至福甯殿皇太后坐殿東垂簾宰臣執政至簾前
皇太后哭諭宰相章惇等惇等皆哭皇太后曰那家不
幸太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惇厲聲曰在禮律當
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
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惇又曰論長幼之序則申王為
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
之子豈容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兼先帝嘗言端王

有福壽又仁孝不同諸王據曾布日錄先帝謂哲宗也

於是知樞密院事曾布曰章惇未嘗與眾商量皇太后

聖諭極當尙書左丞蔡卞曰當依聖旨中書侍郎許將

亦曰合依聖旨惇默然既承命退至堦前都知梁從政

等白召五王問疾章惇曰且召五王來看諸王尋至內

東門是日端王偶在假皇太后再遣中使召王且戒使

者若王復辭卽扶持上馬以上俄頃王至獨召入於福

甯殿東起居訖升殿惇等從至寢閣簾前皇太后諭曰

先帝無子端王當立王對曰申王兄也固辭久之皇太

后曰申王有疾王次當立王不須辭王又辭再三太后

再三宣諭惇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當上為宗廟社稷

大計不當辭徽宗乃卽皇帝位宰臣等稱賀畢召翰林

學士承旨蔡京於內東門幕次草遺制進入久之上命

中使宣輔臣面諭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皆奏曰

陛下聖德謙挹如此不知皇太后聖意如何上曰適懇

請已許及遺制未下可添入遂詣簾前具陳上旨皇太

后曰為皇帝再三懇請然皇帝年長聰明不須更如此

輔臣皆曰願為國大計勉從皇帝所請乃呼閣門御史

臺追班宣遺制宰臣再升殿奠茶酒訖移班詣東序賀

皇帝卽位又奉慰訖宰臣親王嗣王執政皆升殿號泣

上慟哭久之又慰皇太后於簾前復位哭乃出舊錄云

崩於福甯殿壽二十有五日是日幸臣執政黎明詣內東

門宣召人會通門至福甯殿皇太后坐殿東垂簾宰臣

執政至簾前皇太后宣諭曰邦國不幸大行皇帝垂簾

等皆哭皇太后宣諭曰早定幸臣章惇厲聲曰在禮律

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須立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當

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須立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當

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須立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當

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須立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當

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須立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當

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須立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當

以日為再制如論內辭論申無居上於且承嘗依當知曰序王
語元國三未此請東今惇王子訖是是召命有聖尚樞俱是申是雖
輔祐大懇下不皇門上等有端升日諭五退聖旨書密是神王長
臣禍計請可知太幕即進疾王殿在從王至語中左院神宗為緣
而亂勉然添皇入太權草帝天當立今從太召下都王郎下曰子論目疾
惇前從皇入太權草帝天當立今從太召下都王郎下曰子論目疾
等事皇帝遂后同遺位命立今從太召下都王郎下曰子論目疾
不未帝年詣聖處分進臣大須日寢閣遣皆曰從壽曰太未如則即
果遠所長簾意分進臣大須日寢閣遣皆曰從壽曰太未如則即
諫豈請聰前如軍入等王辭申閣遣皆曰從壽曰太未如則即
乃可時明具何國久稱當今王上上兄也皇召東聖白孝聖宗眾別之當
呼更所不陳今事之賀上上皆今畢為又也皇召東聖白孝聖宗眾別之當
閣為命須上上皆今畢為又也皇召東聖白孝聖宗眾別之當
門且中更旨日奏上召宗辭固太今門旨召不旨廟商於弟立
御長使如皇適日命翰廟再辭后上唯已五同皇社量次簡惇
史君吳此太懇陛中林社三久論至端定王諸太稷皇端王又
臺不靖輔后請下使學稷太之今福王更問王后大太王當日
追當方臣日已聖宣士大后皇上甯得有何章是日誠聖是論於太幼
班如謂皆為許德輔蔡京不三后先東會擬惇惇神是論於太幼
宣此蔡日皇及謙臣京不三后先東會擬惇惇神是論於太幼
遺京京願帝遺挹面於當宣日帝起今議曰等宗當極是后之

宗后燕王勤誠銅奏太日復鳴右淵必墜及不右居則此豈制
最云達牽論有七太后西古呼僕獸罰當親踰護崇太不有新
友章并臂確異箸后當京何非御雷而二政閭衛慶母可新錄
愛疏知引弟意欲請從寶以天不聲無而睿見之殿稱以帝辨
時已開去碩朕水留神慶尚下見主赦流智無臣東制訓即日
召焚封確使亦亦保宗殿茲之喜威片涕濬禮悉用楹則盡初時
至之府母確親為護靈成崇甯明之立以國追漠然帝所作迷舊令
閣所蔡入輔聞之太駕宜甯孰色蒐難是保若所無仇見天以則哲
中須京禁立皇親后西以元孰色蒐難是保若所無仇見天以則哲
飲衣及中哲皇宗后其故確確三與憑選人論之無問下寒則不
食或宗太徐德音八行上食今者几開籌而而懷不答帝逐臨帝
皆哲即后王音月晨文確上高神闕卻不惑不蓋蒙股察十學諫
陶器宗位使數神月晨文確上高神闕卻不惑不蓋蒙股察十學諫
而自羣論留考寢宣常屬哲帝之秦土大敵運誣悼不養肱虛歲士
已買臣確禁疾論與內廟顧亮定武功運誣悼不養肱虛歲士
臣朕多外中疾論與內廟顧亮定武功運誣悼不養肱虛歲士
等時言託不肯后時俱食守方省王做昭酬之烈九潛足左而
恭尚廢主兵出令食守方省王做昭酬之烈九潛足左而
惟幼立兵出令食守方省王做昭酬之烈九潛足左而
哲哲太官魏守臣以勤皇官之履左酢罪之年足左而

宗嗣位之初發新錄臣無禮若此蓋睿明淵默聖權以有臨終
不元祐未嘗發明訓辭尤聖德與祖宗實錄未卷體去前
排元祐未嘗發明訓辭尤聖德與祖宗實錄未卷體去前
同其間託為徽宗明訓辭尤聖德與祖宗實錄未卷體去前
項四八十一歲而臨朝尊嚴左聰明睿實錄未卷體去前
自初即位甫十歲而臨朝尊嚴左聰明睿實錄未卷體去前
愠天資好學在宮中博覽羣書讀則寶至齋宮雖盛暑
數四居常淵默不薦言必自侍廟講讀則寶至齋宮雖盛暑
事宗廟不盡孝每薦言必自侍廟講讀則寶至齋宮雖盛暑
卻禮友愛之諸弟無間於社稷以稷大計聖人素定為三
均禮友愛之諸弟無間於社稷以稷大計聖人素定為三
先窺度爾獨用事者舜也繼於宣未嘗門涕泗露裳奉宮
有窺度爾獨用事者舜也繼於宣未嘗門涕泗露裳奉宮
無虛日論熙豐激怒迎元祐之弊者皆言請誅羣小竊曰
紹聖以來論熙豐激怒迎元祐之弊者皆言請誅羣小竊曰
甯以言來論熙豐激怒迎元祐之弊者皆言請誅羣小竊曰
正以言來論熙豐激怒迎元祐之弊者皆言請誅羣小竊曰
嗚呼小民必曲加詢災異輒責躬而賢者皆言請誅羣小竊曰
色憂民恤農如訪及有司病民若雪應遊以者則天戒大昔
願勿強也又命減寬利日朝廷安待戒此錢上則日京民
師浚役兵命減寬利日朝廷安待戒此錢上則日京民
舉動不兵命減寬利日朝廷安待戒此錢上則日京民
踐履不兵命減寬利日朝廷安待戒此錢上則日京民
照臨百官中外有通情如謂嘉問居厚輩誠不可用
宗嗣位之初發新錄臣無禮若此蓋睿明淵默聖權以有臨終

留那於朝置周秩言路必無安靜之理皆切中隱
蔡卞薦常立為侍從上曰命立中使就史官取立之父秩
丞相惇曰卿未見其語乎惇曰臣欲遣使使嶺南置獄連
狀指惇曰卿未見其語乎惇曰臣欲遣使使嶺南置獄連
一快己意率罷使使嶺南置獄連
以六年之紹興四年三月王康人英斷是賴之用能致十
呼等重別神宗哲宗兩朝史筆非祖禹之多失實非顧
非等重別神宗哲宗兩朝史筆非祖禹之多失實非顧
世當重別神宗哲宗兩朝史筆非祖禹之多失實非顧
可促來令兼史筆非祖禹之多失實非顧
日錄哲宗兼史筆非祖禹之多失實非顧
刪修少卿以昭彰二帝盛美下論多不實公今緣添入
宗正館修神宗直史館范冲之表而免恩命臣勝八日蒙
史館修神宗直史館范冲之表而免恩命臣勝八日蒙
官館修神宗直史館范冲之表而免恩命臣勝八日蒙
手後坐重章修神宗直史館范冲之表而免恩命臣勝八日蒙
儻使冲預其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宗實錄又元祐間
知當否臣勝其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宗實錄又元祐間
浮議不冲也非勝其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宗實錄又元祐間
斷敢私移冲亦安敢請非勝其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宗實錄又元祐間
朕敢私移冲亦安敢請非勝其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宗實錄又元祐間
及前朝事昭慈謂朕為官家矣幸相辰因置勝此宮中從容語
復何患終有慈謂朕為官家矣幸相辰因置勝此宮中從容語
復何患終有慈謂朕為官家矣幸相辰因置勝此宮中從容語

示... 金... 卷... 五... 百... 二... 一...

然久四中三小劉以觀約微丙友余酌甲驛五向為又日辛日
之方京批省殿友簡作聚弱子端率獻戌是六安憂嘗紫未錄
遂春諸付赴中端招祈都仍宅云三省宰引北日未為諭宴引月
至發路三景相蘇之讓堂云引自省宰執乙使權愈精以上是戊
內生降省靈見珪遂道未因早初求對十亥止不壬液腰自日辰
東何德密前再同來場時大出六對日英門視申不疼十御朔
門惜音院導請傳都七再病已日問日奉廟辭朝聚禁便二藥拜
求一御以太對宣堂晝上後午晚聖奉廟辭朝聚禁便二藥拜
對赦藥復宗不云同夜馬失間再體安忌受三都又旋月劉表
須及又胃神許服赴夔入將得吐晚大自書日堂多中苦友於
與檢申大御遂藥東方內理御疾遣定是已癸同滑下痰端東
宣至上寒赴退漸門以又積藥勢劉神寒時酉列押皆至物吐宣
召和脉臟大夔安請大間久院未友御慘赴押皆至物吐宣
福三氣腑定即十入定中傷申退端前微坐北以是醫逆三門
甯年小為至惇一問奉批氣上且傳一雪未使上友者既省又
東仁弱梗午也日聖安付即吐云宣日又時朝疾端孔早樞密
閣廟余久時丁決體致三時為難以皆傳罷辭為亦元膳密
中大請未奉丑于御齋省馳未言未不宣酒宴憂云耿至院于
見赦謂痊安五內藥余在白己又可坐十於又疾愚免罷內
上眾服平退鼓東劉等京三脉泣相乙一都傳勢深必初東
著皆藥合得同門瑗皆寺省氣下見亥日行亭宣雖以吐五門

如加逐供退禮砂伏真角上他對強十云乏靈退學若今眾帽
此冠日進見數等火天冠馬補未微五夜未分以士更晚勉背
五服入未醫余皆硃人披馳助上喘壯來可詣翌院一便上坐
鼓上問有官日服砂之背詣陽馬約方達相酌日次赦灸以椅
得云聖效但至喘二表子都氣間三知且見獻酌又為上灼子
御禮體遂云和亦十是擁堂藥御省痛灸遂退獻乞便云艾但
藥終得各喘中漸粒時衾至不藥至五百退赴為下上只上云
院不至赴汗曾定大喘而內少院未十壯聚內名五云今云臍
申可御本定於卿理定坐東然又時壯臍堂門省四好灸灸人
醫闕榻省乃奉等少汗上門自申再已臍堂門省四好灸灸人
官眾前宿乍宸但卿止雖須汗即上後減暫問俱瀆等云問須能
四云一見日脉支心鼎是痺召喘已赴甚次是體禁處已德灸安
更君見日脉支心鼎是痺召喘已赴甚次是體禁處已德灸安
診臣已眾氣錢又七已面見未進都醫亦日傳中遣與音余服
脉義幸白大設問返同微上得硃堂者累四宣戊長三省言一黃
氣均不上段大除金三黑坐脉砂再云進御以寅吏所草至日硃
愈父煩云虧會齋液省然御順七詣脉粥藥皆來灼艾赴景遂
微子更臣減上醮丹進精榻遂返內氣然皆來灼艾赴景遂
細乞起等藥云外上余神上促丹東未初來灼艾赴景遂
自不坐禮無甚有云所秀頂三及門生灸傳艾倦景遂
汗須及當不好何硃服峻白省其求舌二宜倦景遂送不須效

余咽大行乞都督請選王從坐后不壽別余未出已梁東不
謂涕行己入知從假引從政於百聖會嘗申愕及聲下從門止
從洒面冠至己政遂喝政等慈餘旨與啟王然對發云政求不
政楊如櫛御下再論內云呵德人許眾云病未章哭皇云對宜
等上傅小榻論奏從侍五止宮羅將商官眼對惇宣太巳己更
曰兩粉斂前之遣政持王之南立亦量家次太厲論后不卯有
適老余訖從云皇速到至令庶簾唯皇方當后聲云巳可至增
來媪等寢政雖太奏問當未司外莫夔后不端申依帝再至東
簾坐皆以云已后皇聖先得飾閣不遂聖快王王典已拜福門起
前於哀衣是聞殿使后傍端聲前問默論有兼以禮棄起甯殿便
奏左泣衾是皇使臣遣子王入呼從中議時當余即言宗之母皇
對右但從得帝大往使云入諸即從政殿廷遂知卞應端之子弟
語知敢等令漸趣召召王位皆訖合召上退押亦聲云云生莫之
都以下聲解入宰從久之已乃召管下梁班云云在章得有更當
已送左開開執之之已來宣諸軍有從御藥皇惇有分立眾微知
下余右覆御未余未來惟諸王及哭政藥皇惇有分立眾微知
無等近面帳見親再余端王少五者引以太並福分立眾微知
有降習帛見大見召又王少五者引以太並福分立眾微知

意聖上聞坐論一門宣親外都遂等下次立皇引王召再端間
如德亦余宣云一候遺書幕知退隔舉當王太喝回學聚王從
何謙回云名皇點得制訖次以立簾簾立取后揖顧上幕至政
上挹顧臣奏帝數旨嗣召召下庭云引不踏坐躬宰須次便唯
云乃余等萬有放宣君都學各下國端須固簾起執史中當唯
皇欲等皆福指入入宮知士班少計王辭余云論訖立端草位又
太如此適間升事刻與入旨賀卷可簾中亦王居云宗社大計無
后然再聖殿召二知侍來閣京遂上間猶云長皇殿又躬身至二
許長告悖密府劉從引門至發頂簾固宗社大計無太天同都
適君告悖密府劉從引門至發頂簾固宗社大計無太天同都
已無孃云諭入友方者內史對再披都太計無太天同都
謝此孃請章對方者內史對再披都太計無太天同都
了故乞皇悖語同從十云皇百遂訖子下論云辭者可都知病
乃事同太語入政入皇百遂訖子下論云辭者可都知病
敢不聽后聲低立至人后官草退赴御聲索可都知病
指知政權同庭幕會已班定遺會坐二帽辭余已眼
揮皇云處列下中門內時京門府子余已眼
兼太云處列下中門內時京門府子余已眼
遺后陸分皆不御宣猶東未京門府子余已眼
制聖下事不御宣猶東未京門府子余已眼

大計遂眾行一殿體大體云會權與乞班號又然訖之從遺未
行數入相疾宮道泉行國只得同親少東哭奉上升類政制重可添
未已奏目勢中場觀服計爲他處王抑向是慰下堦皆等修入
卜而大轄有書設開藥勉官事分等聖立日訖內幸已色皆寫
疾果慶云加集醮啟得徇家余軍分情退余宰外臣具班駭訖
勢然改若夔禧亦祈旨皇再等國立哀乃不臣勳燒班駭訖
如及用不遂左幸禱以帝三云事又泣見覺親哭香奠乃遂呼
何俱午去云轄執道十所要皇太后皇降王親嗣不茶引呼從
未不時時惇醴燒場二請如帝后皇太堦在王王可酒班班政
敢出開大更泉香燒日遂此宣云后慰側同執殿皆升請拜殿哭
啟其啟家不赴十議又時是管云家已皇宰升政移又臣入進
口謀余先去太一日夔旨臣鎖余后長聖旨訖復上號勳序宣
然已先已眾宮晚與十詣院云已許明於復升以泣哭上皇制
竊然語皆宮晚與十詣院云已許明於復升以泣哭上皇制
計未中稱就御燒日太登降已許明於復升以泣哭上皇制
之知書當就御燒日太登降已許明於復升以泣哭上皇制
萬其云夔大藥香西極遺謝家制了那裏添大省掩卽止宣
有又公云燒中中太慶禧是上后理入前計分面位哭讀場
變以多好香大太慶禧是上后理入前計分面位哭讀場

故唯端王年長當立無疑至前是日早聚僕射廳余處
云無不當者無小然理在且意及至論眾前議有簡之心
請無厲聲陳唯恐眾不聞及長樂宣論眾前議有簡之心
更無一事疎但初行而留已語中書言其多不計果然
但謀事疎但初行而留已語中書言其多不計果然
眾於本此言也亦論官於簡王有渠之及倉卒此謂還
何復入福甯不臨足論官於簡王有渠之及倉卒此謂還
晚能入福甯不臨足論官於簡王有渠之及倉卒此謂還
不復入福甯不臨足論官於簡王有渠之及倉卒此謂還
月等皆廷臣自哭是日惟赴簡王拱甚哀夕宿資善堂
知梁從政等自哭是日惟赴簡王拱甚哀夕宿資善堂
面折之名曰皇太后聖旨已定疾承命臨甚哀夕宿資善堂
問疾之名曰皇太后聖旨已定疾承命臨甚哀夕宿資善堂
符三四年召諸王聖旨已定疾承命臨甚哀夕宿資善堂
十太日政甲辰諸王聖旨已定疾承命臨甚哀夕宿資善堂
皇太后政甲辰諸王聖旨已定疾承命臨甚哀夕宿資善堂
遂云如聖旨已定疾承命臨甚哀夕宿資善堂
然則當此乞已復何議姑布內東何議姑布內東何議姑
貪天功時乞已復何議姑布內東何議姑布內東何議姑
考正嶽宗實錄更召五王今五王非當召足明事十初無此
此語且宗實錄更召五王今五王非當召足明事十初無此

合依欽聖憲肅皇后聖旨削去十六字不入

詔入內侍省使臣四十人

被甲守內東門殿前諸軍指揮使六十人坐甲於內東門之外增新舊城守門卒皇城司并諸門各增親從官命內侍省官四人各部親從官四百人巡警禁中差官十二人各將甲士二百人巡警皇城及新舊城至成服而罷殿前副指揮使姚麟乞守內東門外從之又差閤門通事舍人一人部禁兵五十人於軍器庫前稽察至晡百官入臨諸軍指揮使以上臨於宣祐門外自是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軍使押班帥其屬哭於其營三日止輔臣宿資善堂宗室遙郡刺史以上宿崇政殿門之外至成服止是日詔取前省內臣馮說赴入內省說先給事陳貴儀閤嘗抱上紹聖被逐今復

召入

庚辰大赦天下

實錄前例赦書條目並合具載今錄但載赦書首尾餘並削去非例也當考詳

增 禁緣邊毋得侵擾外界務要安靜

曾布白上曰

大行不幸棄天下陛下入繼大統惟於事兩宮當盡禮

上曰此固當爾蔡卞曰天下大計已定惟是先帝法度

政事當持守布曰事止有是非若所持守於公議為是

孰敢以為不然者詔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並依

嘉祐治平故事施行是日三省樞密院聚議尙書左

丞蔡卞曰都知等來太常計會儀範許與不許之類先

閱會要見天聖嘉祐垂簾故事皇太后稱吾臣僚上表

答云覽表具知所請宜不許及五日一垂簾同聽政臣

僚起居皇太后訖移班起居皇帝皇帝坐在西乃皆天

聖故事嘉祐末英宗請慈聖同聽政五日同御內東門
小殿垂簾至七月十三日英宗問日御前後殿輔臣奏
事退詣內東門簾前覆奏皇太后會要云皇太后勉徇
上請同聽政而未嘗御前殿百司亦不奏事惟中書密
院詣內東門小殿覆奏事而已明年手書還政又故事
惟慈聖不立生辰節名不遣使契丹若天聖元豐則御
殿垂簾立誕節名遣使與北朝往還及避家諱等曾布
問同列今日當如何處之章惇以下皆曰當具此二次
故事稟旨布獨曰不然此事乃吾輩所當任若稟上旨
恐難裁減若稟長樂亦難可否今上長君豈可垂簾聽
政正當從吾等請如嘉祐故事施行乃為得禮眾皆以
為當然下徐曰下猶疑之天聖元豐與今日皆遺制處

分與嘉祐末英宗請聽政不同萬一為他人議論如此
奈何布曰不然今日之事雖載於遺制實出自德音又
是長君正與嘉祐事相似眾以為當下亦曰須如此講
議乃說到道理處遂同入劄子乞晚臨訖奏事退詣簾
前覆奏尋得旨依奏此奏亦布所草定劄子中所乞晚
赴晡臨遂至東序起居訖升殿上服淺黃袍紅帶遂出
嘉祐治平故事天聖故事進呈上曰恰一般布遂指五
月同御小殿蓋英宗方服藥恐未嘗同坐至七月御前
後殿即是英宗已安日御前後殿奏事退赴內東門覆
奏今日正當用此故事又言雖遺制所載實出自德音
正與治平事一般又言章獻時仁宗方十三宣仁時大
行方十歲陛下豈可坐簾中上甚悅曰事體雖當然且

更稟皇太后聖旨布曰陛下長年聖德謙挹請皇太后
權同聽覽今故事如此固當稟皇太后然足以見聖意
謙屈曲盡事體同列亦皆稱賀及至簾前奏事進呈嘉
祐故事如前太后曰相公等裁定惇等皆曰須稟聖旨
太后又曰莫奏取官家指揮布曰適皇帝再三令稟皇
太后聖旨兼此事是皇太后身分事皇帝實難裁處惇
亦曰是太后面分事太后遂言皇帝長成本不須如此
只爲皇帝再三堅請故且勉從非久便當還政只如慈
聖故事甚好惇等皆稱贊皇太后聖德謙恭德音如此
實近世之所罕有布又曰旣得旨不御前後殿惟三省
樞密院於內東門覆奏職事則百司皆不奏事臣僚不
上表章生辰不建節名不遣使契丹皆當如慈聖故事

太后曰已知布又曰如此便批聖旨施行太后又宣諭
曰皇帝所生陳貴儀當追贈皇太妃惇等愕然方覺思
慮所未及唯唯奉詔又曰皇帝以申王是兄欲優加禮
數惇等皆曰聖意如此甚善又宣諭曰皇帝欲先次優
與官封惇等皆曰來日便進呈鑰院降制太后曰好又
奏大行皇帝皇后當別建宮殿名號容續具奏稟緣不
可居坤甯太后亦曰好自初奏事簾下見上只立於太
后坐側及言申王事又於椅子後附耳語太后故又再
宣諭是日宰執各賜酒食皆短表謝知容司白親王以
下皆用兩表曾布曰不須蓋已得旨也又謂同列曰奏
事先奏皇帝次覆奏太后如今日所得指揮遂爲定式
矣宣政使萊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吳靖方宣慶使

密州觀察使入內押班蓋從熙為都大管勾山陵事景
 福殿使明州觀察使入內押班馮世甯提舉製造梓宮
 兼按行山陵使宣慶使高州刺史內侍押班閻安副之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昌州刺史賈岳宣慶使瀛州
 防禦使內侍押班宋用臣為修奉山陵都監初議差都
 監欲取旨曾布曰若欲得人非用臣不可必能省費愛
 惜役兵以用臣素善使人故也眾然之遂擬進而有是
 命遣閣門通事舍人宋淵告哀于遼國
 辛巳皇太后手詔付中書省曰皇帝踐阼之初勉從勤
 請非久便當退歸房闕除不御前後殿有指揮外如回
 避家諱之類並勿施行是日皇太后謂輔臣曰上聰
 明萃王以下皆不及又曰上性仁慈見答責人亦畏曾

布曰大行雖不幸早棄天下然今上嗣立皆神宗之子
 亦占所罕有章惇曰神宗留意政事更張法度為萬世
 之利此福報也蔡卞曰臣等皆神宗拔擢惟謹守神宗
 法度所以報德皇太后必盡知神宗政事本末惇又曰
 神宗政事如此中間遭變亂可為切齒太后嘆息布曰
 臣首被神宗識拔於政事法度無所不與所擢人材今
 日用之者皆是太后曰相公等皆神宗舊臣且更與輔
 佐官家布曰臣在熙甯中間神宗省覽文字嘗至深夜
 左右未嘗有婦人其厲精憂勤如此太后曰官家性勤
 篤必似得神宗布曰此宗社天下之福也詔三省樞
 密院集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三年所用是何服紀速指
 定聞奏謹按太平興國元年太宗為太祖服三年其二
 年十一月從宰臣薛居正等請宴大明殿始作

行三年之喪詔恭依晚禮直官張子諒來言劉瑗問皇
帝未成服間合繫紅帶否子諒荅以羣臣皆黑帶恐不
可御紅帶瑗曰何故子諒曰皇帝於大行稱臣否瑗曰
是先布已為同列言服紅帶未當次日見上止服黃
背子不繫帶向宗回等進官附二十八日實錄於十六
喪詔恭依又詔皇太后皇太妃合增崇禮數令禮部
今并人此又詔大行皇帝皇后宮殿並以
元符為名仍號元符皇后先是曾布曰上興國中行孝
章皇后禮數未至當務從優厚上曰太后亦知此事又
呈元符宮殿布曰宮稱元符宮殿為元符殿仍號元符
皇后或請以皇儀殿處之眾皆曰興國中孝章故事不
可用及覆奏皇太后曰神宗每以孝章事為未安嘗曰

若使二哥為之謂岐王顥即是爾樣子言訖泣下章惇曰神
宗亦嘗諭輔臣云處之太薄 賜在京班直諸軍并諸
路駐泊禁軍軍員衣帶有差 詔中書省已降赦書優
賞諸軍將士慮諸路錢物有未足處許轉運司於別司
庶係官及封樁錢物內借支不得執奏仍以數聞 戶
部乞依元豐八年優賞諸軍則例其價直依太府所估
從之

壬午詔增崇皇太后儀物並如宣仁聖烈皇后故事唯
不鳴鞭不用馬隊及茶酒班殿侍奏薦及度僧等不限
人數臨時取旨 禮部言檢會故事應天下山川地名
并人名姓字有犯御名及音同者令即改其州府軍監
縣鎮官司及敕賜名額宮觀寺院奏取指揮從之

癸未追尊貴儀陳氏為皇太妃 三省奏請故皇太妃
瑩域合加崇奉及將來奉冊典禮令禮官檢詳典故講
議聞奏并下所屬置官兵守護詔恭依先是皇太后宣
諭太妃瑩域當如何章惇遽曰臣等曾議當即瑩為園
曾布止之曰當自有典禮須令有司集議眾皆謂當如
此布曰瑩在奉先太后曰然布曰當改卜否太后曰地
好恐不須改布錄在十二月癸未二日戊申同進呈 責診視大行皇
帝醫官秦玠孔元耿愚等並除名勒停編管奪官罰金
有差 羣臣上表請皇帝聽政詔答不允自是五上表
乃從之 三省樞密院奏集侍從官禮官議合行三年
之喪詔恭依此已見十月五日合刪 命宰臣章惇撰大行皇帝陵
名及哀冊文知樞密院事曾布撰諡冊文中書侍郎許

將書哀冊文左丞蔡卞書諡冊寶翰林學士承旨蔡京
撰諡議 宣慶使瀛州防禦使內侍押班宋用臣為入
內副都知 是日中批付密院內侍押班及帶御器械
皆闕官合擇曾經邊任有戰功無過犯私罪徒情重資
考深三五人具名進入蓋用臣已遷閭安又副馮世甯
按行山陵前省全闕人故有是命曾布以著令兩省押
班乃三省同除遂白三省云此事當同奏皆然之布因
言適準御批令選內臣大使臣充押班帶御器械已下
吏部取索臣不能悉記名姓然有戰功如全惟幾之類
恐不可充此選臣嘗聞神宗宣諭云兩省都知押班非
性行溫良者不可為之蓋其間多麤疎不平穩以至帶
御器械亦須欠補押班亦不可不擇上曰不平穩人固

不可用但具名進入當更與執政商量密賜章惇金三百兩曾布許將蔡卞各二百兩小龍茶一斤
甲申太常寺奏成服儀式百官奉慰皇帝訖詣內東門進名慰皇太后皇太妃皇后從之曾布詰太常寺曰百官初移班慰皇太后今何以進名太常寺對以奏得旨蓋皇太后以不御殿故不肯受百官慰也 賜內直長上諸班緡錢有差 是日命宰臣章惇為山陵使吏部侍郎徐鐸為禮儀使工部侍郎黃裳為鹵簿使御史中丞安惇為儀仗使權知開封府吳居厚為橋道頓遞使度支郎中王韶兼權京西路轉運使應副山陵 戶部工部奏應奉山陵工料京西轉運司及西京河陽等處各有元豐八年例自當遵用如案籍不存許用治平嘉

祐故事輒敢隱匿增減不實並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從之

乙酉分遣三省官以先帝升遐嗣君即位告于天地宗廟社稷遣內侍告諸神祠命使臣劉安民等告諸路官吏兵民等布錄二十八日乙未是日又呈劉安民狀云
自當入許將云他后家乞依三后家入內上壽及非時進奉慶賀皆欲依三后家入內上壽及非時將默然安民此狀與久累日前欲將上而蔡卞止之將亦蓄縮會布嘗則不章惇密論卞舉措如此可歎也德音皆有愧色布則不章惇密論卞舉措如此可歎也劉安民澤下最為大行眷顧一旦遂爾殊可歎也
紹聖後郝隨劉友端等所創也月臺在大內西北隅下瞰大水門制度極華靡都人夜見燈火及聞樂聲者皆以手加額上初令毀撤既而用日官言但改為置仙佛

像之所云實錄但云詔閉月臺罷遣延春閣後苑宮門

錄增修二月二十以大行皇帝遺留物賜輔臣及前

宰相執政官有差左藏庫使帶御器械張承鑑為內

侍省押班供備庫使麥文炳帶御器械乙詔旨在先是上

合密院具三五名進入密院言取索唯此二人可與選

外有梁安禮全惟幾高偉李元嗣雖經邊任有戰功竊

慮人材性行難以與選既而中批止用所選兩人

丙戌詔求故皇太妃親屬二十一日皇兄保平泰甯

軍節度使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申王佖為守太傅京

兆尹兼真定尹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進封陳王賜贊拜

不名加食實封邑餘如故申王佖為太傅徒封陳王賜

曾布言此已下並曾布日錄在十六日癸未今依實錄

書樞密院朝廷自近歲以來經營邊事無不如意今西

夏已進誓表邊事遂且休息昨為青唐董戩為鄂特凌

古篡位鄂特凌古死其子轄正又嗣立國人不順故迎

董戩侄溪巴温欲復其國姓既而國亂首領多歸溪巴

温轄正不能自立遂出降而溪巴温之子隆贊乘間入

青唐稱王子邊臣欲因有其地乃渡河據邈川以重兵

臨之故隆贊亦出降朝廷即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

州既而部族多叛覆軍殺將今又引兵圍錯鑿城城中

亦有將佐士卒尙未聞勝負上謂曾布曰事須卿等措

置布曰臣等固不敢不盡力然蕃情未安未敢保其無

事近已降詔旨以隆贊為河西節度使令如此州折氏

世世襲知鄯州庶蕃情稍服事已如此但且隨宜營救

實錄卷之五十一

維持而已上曰善又言伏聞李穀押隆贊等赴闕已止
令留在京西聽旨緣引見須在聽政後除服前兵衛難
以羸衰裏護欲令二月九日到闕十二日赴同文館聞
大行皇帝本欲御樓受降今恐難用此議但於後殿引
見可也以至諸軍素隊排立樓前仗衛皆當罷從之
詔尙書省官權於門下中書省治事 上批付三省以
尙書及從官闕令與樞密院參議具前執政十人餘可
充從官者二十人姓名進入章惇曾布等聚議以陸佃
曾肇龔原郭知章及蔣之奇葉祖洽邢恕等名聞奏布
曰葉濤亦當與選惇曰如此則王古范純粹亦當與蔡
卞初難之既而曰濤亦不妨但須并朱服不可遺爾
丁亥以前執政及從官等姓名面奏呂惠卿居首上遽

指之曰且令在邊次至韓忠彥上曰此當召又次至李

清臣布曰以婦人狂言故罷政本無事上曰馬上其見

是日親王宰執皆扈從卞曰更別因一事削職布曰只爲不進呈

明氏狀更無事次及黃履上曰此三人皆可召否布又

指安燾曰陛下知此人否元豐末舊人皆去唯燾至元

祐四年丁憂乃罷上領之至林希無所可否次及蔣之

奇上曰亦當召兼學士見闕又及葉祖洽布曰在先朝

無所附麗亦可用上許之次及葉濤布曰嘗爲中書舍

人有氣節敢言可用次及邢恕并朱服三人惇獨指濤

曰惟此人可用又陸佃郭知章龔原曾肇上亦曰皆可

擢眾皆曰肇在神考時已爲館職布曰兩曾修史昨以

修實錄得罪然實非元祐之黨上然之次覆奏於簾前

所陳如上皇太后曰元豐末眾人皆去惟安燾不去是

照人材如此臣等更無可言者布錄二十日丁亥進呈

政官及六曹長貳令具以前宰臣執布政侍從官甚詳初不

寺監可補從官但欲取前執政補尚書耳不知實錄何所

聞執政今從官亦日錄實錄蓋用御批所載正月十九日

據恐誤御集亦誤也合改修云內批付三省以尚書六

手札疑闕官今樞密院參議具前執政十人餘可充侍

從者二十人

戊子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為

特進申國公左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右光祿

大夫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許將為左光祿大夫右正

議大夫尚書左丞蔡卞為左正議大夫皇弟守司空開

府議同三司武甯鎮甯節度使萃王僕為河東奉甯節

度使進封衛王守太保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橫海

鎮江節度使簡王似為武昌武威節度使進封蔡王檢

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鎮安集慶節度使睦王偲為清

海鎮海節度使進封定王並守司徒皇叔祖檢校司空

開府儀同三司彰德軍節度使嗣濮王宗漢為甯江節

度使檢校司徒檢校司空武勝軍節度使呂惠卿為鎮

南軍節度使檢校司徒甯遠軍節度使高公繪為保靜

軍節度使檢校司空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

姚麟為建雄軍節度使殿前指揮使檢校司空昭慶軍

留後宗絳為昭慶軍節度使保甯軍留後仲損為保大

軍節度使鎮甯軍留後仲御為保甯軍留後仲損為保大

留後仲賜為保康軍節度使甯德軍留後駙馬都尉錢

景臻為安德軍節度使檢校司空

二月三日布錄三省

高公繪姚麟移鎮宗絳仲御仲賜及錢景臻等自留後

除節旄宰執皆遷官以登極恩也是夕鎮院降制今依

見錄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蘇頌為太子太

保右正議大夫資政殿學士致仕王存為左正議大夫

羣臣皆以次序遷

布錄二月四日云

內出故皇太妃

親屬譜系付中書省

后十九日求親屬謹按實錄稱皇太

字改后

詔樞密院具曾任管軍及堪充管軍人姓名

以聞曾布言管軍今止闕三人有王愍者嘗管軍因邊

事得罪罷黜恐當用赦敘復上深然之又言劉安張存

折可適等皆邊人不可用姚雄姚古皆麟之親姪至苗

履上遽曰此可作管軍眾皆曰然許將蔡卞又曰大行

亦累欲進擢布初謂惟履一人可與選以親嫌不敢啟

口而上遽已及之布稱善而已

罷紹聖後八廂所增

探事人

布錄云皇城司申傳宣八廂探事紹聖以後添

分疑今合增入考十六人

已丑進封皇太后皇太妃元符皇后故皇太妃三代

布錄

端例當得東宮三師夫人封次國而聖端昨以嗣父崔

傑未贈官初贈太尉母封大國上以爲然蔡卞猶再稟云父

曾祖而乃正任防禦使父遙郡不可卑於未有官者

贈太尉祖及曾祖贈三太或便贈三師眾曰如此恐不

倫遂贈太保太傅又皇太后崔傑初贈太高三代皆如故事

及覆奏於簾前太后亦云崔傑初贈太高三代皆如故事

此不用例

庚寅詔隨龍人昭宣使遙郡刺史劉瑗特授宣政使遙

郡防禦使應隨龍內臣及長宿車子登位日供承翊衛

內臣四人張琳張祐等各遷兩官餘一官親事官諸軍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官

三省行首司內知客醫官等各轉兩資先是三省樞密院同呈治平隨龍人例有官者各選一官親事官以下

各轉一資上以為太薄故有是命謹按隨龍人遷轉恩例不可不具載使後

有考而實錄並闕之非法也今據曾布日錄刪修 詔內侍省官因元祐責降

之人如藤州羈管梁知新萬州監稅曾燾並與依例轉

官兼內侍省見今闕官應見責降在外監當人已經大

赦放還赴省供職入內內侍省人因黜責降充前省者

悉召還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管勾西京嵩山崇福

宮閣守勲寄左藏庫副使添差勾當御藥院 詔朝散

郎諸王府記室參軍徐勣承議郎諸王府侍講何執中

各遷一官並為寶文閣待制勣提舉醴泉觀兼侍講執

中提舉萬壽觀兼侍講

辛卯大行皇帝小祥羣臣臨慰如儀

壬辰以大行皇帝喪二七日羣臣朝臨于福甯殿自是

每七日皆朝臨羣臣奉慰如儀 禮部請依故事內外

臣庶軍營至禫除後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耐廟畢並

許嫁娶又請依故事三京諸道軍民至卒哭東京軍民

及三路沿邊臣僚至耐廟其餘文武臣僚至三年乃聽

用樂並從之 戶部言近遣官往淮浙江湖京東福建

路剗刷合應副北郊錢物今緣應奉山陵之費不貲尤

賴外路資助欲望朝廷申戒諸路及所遣官遵依昨降

敕命剗刷起發從之 仁宗淑妃周氏進貴妃婕妤好張

氏進充儀才人楊氏進美人英宗才人張氏進婕妤好才

人鮑氏進美人楊氏進婕妤好神宗淑妃邢氏進貴妃婕

好武氏進昭儀賢妃宋氏進德妃婕妤好張氏進婉容婕
好馮氏進修容才人勾氏進美人淮陽郡君郭氏進才
人先是皇太后諭輔臣曰先朝嬪妃當進封曾布曰外
廷皆不知姓名皇太后曰待批出遂遞遷之降大行
皇帝乳母魏國福康惠佑夫人竇氏為扶風郡夫人樂
安郡夫人李氏為隴西郡君永嘉郡夫人陳氏為潁川
郡君司闈馬氏為掌闈司正白氏為典正司贊王氏為
典贊才人韓氏為紅霞帔以大行皇帝彌留侍疾無狀
及蔽匿不以聞故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己巳竇氏復
封司字馬氏敕封典字以責降逾年故也王夫人白氏
見敘復皇太后論云先朝妃嬪當進封又云大行乳母
竇氏并本殿中伴人久在朝妃嬪當進封又云大行乳
食不進至有全不進晚膳時一行左右自去歲來大行
至疾勢已深尚不肯言理當削髮屏逐然不御郡君才
須降黜又韓才人者不是房院○宮中呼嬪御郡君才

人且與一紅霞帔○大行服藥猶使性氣不會事亦當削
髮且與一紅霞帔○大行服藥猶使性氣不會事亦當削
宣諭云大行病已深尚未盡知一日忽使人來云今年
上元歲太不為珠不安樓來卻忽見如此傳語元來病勢
駭去歲淡今年且上樓來卻忽見如此傳語元來病勢
來殊尚未詳知先是陝西轉運判官秦希甫在河州
已重尚未詳知先是陝西轉運判官秦希甫在河州
嘗以所見具奏曰熙河既受轄正之降以兵至青唐即
求嘉勒之後或只合隆贊承襲方合人心據地里從河
州至湟州二百四十五里道路險阨不通車乘惟是頭
口馱載人夫擔負幹楚峽中多遇寇掠道無宿頓人無
飲食畜無芻秣雇到頭馱及管押之人如赴死地即今
欲全師而歸已是難事緣鄯州招下新羌萬餘人若一
離本處皆為讎敵望朝廷早追隆贊及三偽公主入鄯
州分付降羌令自撫循求故主温溪沁之後守湟州徐

議引出尚為萬全之計於朝廷存王繼絕之道兩無虧損漢罷朱崖郡棄輪臺皆盛德事未為國恥今所陳事機間不容息乞早措置萬一後時邊禍不輕臣及州郡官吏雖被重誅無益成敗然猶未敢深言後患也熙河蘭會經略使胡宗回怒其異已數沮之希甫乞移他官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曾布請并以前後臣僚章疏論鄯州棄守利害不同者備錄送宗回希甫公共叶心體度邊情具果決指定可守可棄事狀聞奏如有可守之理而輕議廢棄或不可強守而妄稱可守致誤措置當重行典憲如挾私避事故相違戾亦當根究理曲之人竄黜仍令宗回計置般運糧草布因言青唐本以國人不平鄂特凌古父子篡位故逐轄正而立隆贊邊人

因而欲有其地臣自事初累曾力爭以為不可為及轄正隆贊相繼出降宰臣率百官稱賀建置鄯州臣不敢復啟口然西蕃尋復反叛亦累於大行前敷陳以為此事本不可為業已建置州郡頒告天下百官四方上章稱慶一旦棄之豈不取笑中外今於不得已中但當盡力醫治拯救若鄯州不可守猶當西守湟州東建洮州以相維持且以成先帝謂神宗以熙河洮岷為一路詔旨其後賊愈猖獗至覆軍殺將遂降旨以隆贊為河西節度使知鄯州與王瞻同為隴右都護同管勾軍馬司公事然議者尚以為隆贊父子恐未肯聽命亦累下胡宗回秦希甫令具鄯州合棄守利害聞奏今更責以果決指定棄守事上曰如此行遣亦已盡矣布又曰自紹聖

已來經營邊事進築城寨五十餘所無不如意臨了作
此一事至今狼狽了當不得無如之何 承議郎太僕

少卿趙屺卒實錄有傳當別考詳

癸巳羣臣瞻大行皇帝畫像于集英殿哭盡哀而出

追封秦國惠和大長公主為魏國越國賢惠大長公主

為燕國

甲午進封周國大長公主為燕國楚國為吳國秦國為

越國曹國長公主為冀國定國為韓國德國為慶國封

德康公主為榮國懿康公主為嘉國

乙未相州觀察使向宗回為彰德軍留後利州觀察使

向宗良為昭信軍留後先是上謂輔臣曰皇太后只有

二弟當優與推恩蔡卞曰與節使曾布曰觀察使覃恩

恐只合移鎮如此是轉兩官兼節鉞非轉官可比然紹

聖初大行初親政太后太妃家亦各轉官上曰如此更

以上有何恩數卞曰使相布曰此尤不可輕授上亦默

然布又曰朱伯材任瑜恐亦當遷紹聖初遷兩官上曰

不同且近後既而上令與宗回宗良建節輔可覆奏太

后曰不可外人將謂纔聽政便以濫恩及私家決不可

布曰皇帝聖意甚堅再三云太后親弟唯此兩人太后

曰固是如此然必未可若皇帝欲爾亦須俟禫除別議

布錄十上始欲以宗回宗良恩命與申王同日降制輔

臣具以聞太后曰與申王同日遷改豈不取笑中外但

且緩之布錄二尋得御批云且依例推恩其節度使指

揮未可施行布錄四及是皇太后謂輔臣曰本不須同

朝聽政止為官家堅請禮數過當皆對曰慈聖作后時
 曹佾已為節度使太后曰只有二弟然皆不近道理曾
 布曰佾人才亦至尋常太后曰宗回怎生得似佾蔡卞
 曰宗良亦簡靜太后曰卻是傳範不可得今有三叔父
 皆未曾霑恩布錄二十八日乙未三叔父故皇太妃
 長兄右班殿直陳永成為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次兄三
 班借職永清為東頭供奉官看班祇候其餘內外親族
 命官有差上謂永成等恐不可令在閣門曾布曰日久
 自習熟今但當免祇應耳李用和例極高此止用仙遊
 夫人弟任澤除供奉官例爾上乃許布錄已丑是日上又
 語輔臣以尚書從官闕人曾布曰姓名已進入上曰只
 是韓忠彥李清臣黃履三人安燾不堪其次從官如何

布曰陸佃曾肇龔原郭知章及葉濤等恐可除上曰蔣
 之奇布曰葉祖洽亦是上曰待批出布又曰不唯從官
 執政亦闕本是八員今止有其半章惇曰三省密院各
 只一人上亦曰少一半蔡卞遽曰此尤不可不審至簾
 前布曰太后上旨又及尚書從官闕臣等奏云姓名已
 進入在聖斷裁處因言前執政只三人惇遽言元祐措
 置邊事皆韓忠彥昨至紹聖二年西人分畫地界作過
 說話指揮使去曾布欲一變邊事忠彥猶云待捉了高
 永能後商量亦商能乃本路鈐轄曾布曰此時無面目見
 天下人方屈服安燾尤甚以為努扎先帝不敢築今何
 可議其後進築乃在努扎二百五十里外布曰忠彥誠
 有此言然亦柔順易屈服安燾誠拘強難與議事惇曰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五百二十一

三

忠彥若在朝廷亦做邊事不得遂退先是上又嘗語及
人材布曰陛下踐阼之初中外觀望凡號令政事進退
人材不可不謹及至簾前又以此奏蔡卞曰只是恐有
人援引譏毀先帝之人望皇太后主張照察布曰同是
臣子古人有言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亦
必無此理卞退謂布曰公之言甚好然外人已傳召梁
惟簡歸此不可不慮布曰公但安心蘇軾輩必未便
歸也其他則未可知耳尋批出除忠彥等七人忠彥以
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除吏部尙書李清臣以資政
殿大學士知真定府除禮部尙書黃履以右正議大夫
知亳州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惇嘗
言前執政有例作經筵故履有是除又以集賢殿修撰

知蔡州陸佃爲吏部侍郎集賢殿修撰知和州郭知章
爲工部侍郎集賢殿修撰知海州曾肇中書舍人集賢
殿修撰知潤州龔原爲祕書監兼侍講三省得御批卽
施行布謂惇曰昨御批本台密院參議進入姓名今乃
不見御批何也尋呼堂吏詰責惇遣吏布曰此依官制
不敢鹵莽布曰然則御批違官制也賜前宰相執政
官及宗室戚里衣帶器幣有差以登極恩也先是大行
遺賜密院先已得旨支給及是與三省同呈前宰相執不
帶職者及張敦禮等責降人恐合依例與登極恩賜上
及太后皆以爲合支給三省言張敦禮章疏詆毀神宗
政事云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是神宗朝無一事是也
太后曰自家戚里不合管他朝廷事然當時行遣得他

亦太重。是日上批付三省樞密院云：秦希甫等奏鄯
湟州利害不同，已劄付希甫令般運糧草等應副。及合
於經略司及提舉司常平等應不許支借錢物內借支
三十萬去。訖令三省密院更詳議腳乘合應副事件疾
速施行。又令城寨未得倉卒興工，別聽處分。
丙申，章惇曾布入對，因擬定希甫所乞調發陝西一路
人夫保甲難議施行。外已盡許雇秦州車乘頭口，又通
遠軍等處亦有可雇召，如不足更以差去廂軍相兼般
運候有備於春夏以來漸次先後進築鄯湟一帶堡寨
如鄯州不可守，亦須極力營辦為固守湟州之計。餘依
御前劄子指揮施行。上深然之。布又曰：此乃不得已也。
如前所奏醫治拯救而已。上曰：未棄捨間須極力應副。

惇曰：聖諭如此，曲盡事情矣。

丁酉，太史局言：大行皇帝山陵斥土用四月四日啟，敢
用七月十一日靈駕發引，用七月二十日大葬，用八月
八日從之。詔山陵制度並依元豐八年例施行。江淮
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兼措置銅事王奎言：諸處新坑有
用官錢令坑戶開發去處，若至礦寶浩瀚，還納官錢了
當，外有礦寶除填納不問多少，並係元管開發新坑戶
賣錢入己，顯屬僥倖。今相度諸路坑場如有坑戶係用
官錢開發坑壠，若遇礦寶除填納官錢了當，外有剩錢
分給施行從之。會要有此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可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二十一終

Text columns within the main grid, containing faint vertical character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館臣書

